

顧仲彝編

劉三爺

學校劇本第一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1348B



學 校 劇 本 集
劉 三 爺

顧 仲 彝 編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1009397

上海圖書館叢書

學校劇本集序

張漢玉藏書

中國的戲劇運動在最近的風雨飄搖的時代裏，時沉時現的不可捉摸；前途茫茫，不能不使努力的人有心灰的，有消極的，有坐待的，有轉變的。多少人的心血，幾十年的經營，到現在社會上還依舊高捧着梅蘭芳馬連良等等演的舊戲；新劇的前途，照例是「無可樂觀」，新劇的勢運，仍然是「命途多舛」。

不過，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成績。學校劇的勃興是件不可掩飾的事實，是幾十年來戲劇運動的唯一成就。這點成就培養在朝氣盪漾善應善變的學生中間，也正反映出將來中國戲劇運動的最後成功。荒蕪瘠瘠的中國社會，照牠現在的情況，要牠培養出鮮妍光輝的藝術之花，恐怕是毫無希望。學校的園地雖小，但豐盛肥沃，大有興展的可能。所以我們提倡學校劇運動就是間接促進整個的新劇運動。在社會上未能立時建功樹業，我們先在學校裏下個基礎罷。我們不用失望，不必沮喪，不可徬徨，大家到學校來墾植罷。

這就是我編譯學校劇本集的目的，苦心和使命。我預備在三年內編出十集，每集平均五劇，計共五十個短劇本。材料方面，形形色色，務求廣博，使能適應各種特殊的學校團體和角色。文體方面，務求淺鮮，易於上口，易於明瞭。編訂方面，本擬譯作各半，但編者限於創作的時間太少，不能不多取外國現存的材料，加以改削增補，變成具體的中國戲；有時原作太好了，編者不願牽強改譯，就按牠一字一句直譯下來，以保存牠原有的格調風韻爲規律。不過編者還希望在後面的幾集裏，多寫點創作。

戲劇運動本是許多人合作纔能興辦的事業，而草創的最平民化的學校劇運動，更需要一般赤膽忠心的扶助者。我不但希望關心戲劇的人，排演或扮演我劇本的人，能誠懇的糾正我劇本的錯誤，並且希望能利用通信或會面，和諸位討論本集中的劇本，或其他的戲劇上的問題。我們大家來努力墾植，灌溉，扶養這小小的一朵藝術之花罷！

我至誠的感謝一切直接的間接的幫助我寫成這些劇本的幾位先生，和替我畫封面的徐紹曾先生。

目次

劉三爺	一
皆大勝利	三五
七尊菩薩	六
門外漢	一七
我愛天亮了	一三

劉三爺

登場人物

劉三爺

劉光祖

劉三娘

鄭二麻子

王排長

兵士六人

〔景〕 某荒山中的一間茅屋。四週的山峯，突兀峻峭，荒林瀾蔓，那種猙獰荒蕪的景象，一望而知是深山幽僻獵樵罪犯的巢藪。臺後一條荒徑，轉彎處隱入樹林中；臺左爲茅屋三楹，中門開着，露出屋內桌椅等物。臺右有稻草堆一個，高與桌齊。草堆前放破舊竹躺椅一只，臺右對角有大樹二株，這時斜陽西下已近日落的時候了。

幕啓時，劉三爺的兒子光祖在竹躺椅上睡着，剛醒過來打着呵欠。光祖年十四歲，穿着武士式的短衣，面長圓，浮滑的眼珠，薄削的嘴唇，一看就知道是個奸詐的頑童。

光祖（坐起來望望後臺的小道）怎麼爸媽多早晚還不回來？倒霉的，早知道要看看一

天的家，又沒得賞好喫的好玩的管他媽的蛋，溜走了再說。（自己驚覺，掩嘴）這話給爸聽見了，可就不得了。（在門前無聊的踱來踱去，東望西張很不安寧，後又躺在竹

椅上) 暖暖的天氣, 打個中覺還不壞。(睡下。不一會, 跳起) 我想着了, 叔叔送給爸的香煙, 放在抽斗裏沒人抽, 倒可以拿來玩玩很不錯。(入屋取煙上, 裝出大少爺的樣子, 放出流氓的架子, 一面噴煙, 一面踱步以自娛) 我爸爸真是傻子, 好好在城裏的清福不要享, 誰也請不動他老人家, 害得兒子不能做愜意的大少爺, 老關在鄉下受……

(話未說完, 只聽得遠處一聲鎗聲, 他驚住了; 隔一會又是一聲, 他急忙把煙丟掉, 靜聽, 接連有好幾聲, 愈響愈近)

光祖 奇怪, 那來的鎗聲? (他看見右首來了一個人) 咿! 這不是鄭老伯鄭二麻子麼? 怎麼給人暗算了。這壞蛋常在我爸面前說我壞話, 今天我要開他一個玩笑。(躺在竹椅上)

(蹣跚着進來了一個足上受傷手中拿鎗的下級軍官。他是四十多歲的健壯男子, 肌肉發達, 容貌英偉, 穿着撕破了的軍服, 但飢疲交迫, 已困頓得寸步難移。他走上

來依靠在大樹上，疲倦疼痛得幾乎要倒下來。光祖只作不理會。

鄭 喂，好弟弟，劉三爺就住在這個屋子裏麼？

光祖 怎麼不是。你來幹麼的？

鄭 我就是鄭二麻子，跟他是合過夥走過標的。阿呀，你是光祖麼？我痛昏了，把你都沒有認出來。快藏起我來罷，官兵就在後面趕得很急呢。

光祖 原來是鄭老伯（起立致敬）姪兒倒失敬了。老伯怎麼會上這兒來的？

鄭 快藏我起來罷！（欲行）阿唷，好痛，好孩子，扶我一下罷。

光祖 爸不在家，姪兒不能擅自作主，還請老伯原諒。

（此時右首臺下鎗聲愈來愈近）

鄭 你不信我麼？我在軍營裏殺死了一個混賬的營長纔逃出來的。你爸知道了還會稱讚你是小英雄咧！

光祖 你怎麼知道的呢？

鄭 快藏起我來罷！他們立刻就要追來了！

光祖 請等我爸回來了再說。

鄭 天呀！我還能等麼？不到兩分鐘官兵就要追上來了。來，快藏了我罷！你不動，我用鎗打你。

光祖 只怕老伯的鎗開不成了，子彈早就沒有了吧？

鄭 我有刀！

光祖 可是你能跑得過我麼？我來跟老伯比賽一會，好不好？（他一跳就閃在旁邊）

鄭 混賬小子！你不是劉三爺的兒子！你甘心讓你爸的老朋友在他屋子前面給官兵繃了去麼？你爸江湖上一世的英名就此要掃地了！

（光祖聽了略受感動；面呈躊躇之色）

光祖 老伯，話是不錯，但你有什麼好處給我呢？

（鄭取出銀元二枚授光祖；光祖好久不見雪白的銀元，喜得什麼似的）

光祖 老伯，安心，做姪兒的不會謊你，保你安全。（他一面藏錢，一面走過去把稻草堆拉開，叫鄭二麻子爬進去，又替他蓋好。再進屋去把一窩小貓一隻雌貓放在稻草堆上，表示這草堆好久沒人動過了，又把鄭二麻子剛纔站過的地方的血跡用土蓋了。他仍躺在竹椅上作假寐）

（臺後小道上奔進一個排長六個兵士，那排長八字鬚，精神飽滿，神采飛揚，像個極得意的士官，身掛指揮刀，手執手鎗，四面瞧望着跑上臺來；六個兵士都是全身武裝，衝鋒似的拿着鎗）

排長 好像伙躲到那兒去了？

兵一 這山谷全跑遍了，他難道插翅飛了去不成？

兵二 這兒的路太不容易找了，林子兒又那末多，好累啊！

兵三 排長，我看這條路準對的，那路口我還看見血跡哩。

排長 真的麼？大概不會錯。好一所茅屋造在這樣好風景的地方。你瞧整個兒黃山的美

景都給他一個人占去了。

兵四 丟了當兵的苦差使來這兒享享清福，那媽的倒不壞。

光祖 (起先裝睡，現裝出初醒的樣子打呵欠，看見許多兵在講話，便惱怒似的說道)

你們來幹什麼？別在劉三爺地界上大驚小怪的叫。

排長 (作敬慕的神情) 啊，是劉三爺的地方，怪不得！

兵五 鬼小子，對咱們好大的架子。咱們來教訓你一頓。

排長 別胡鬧！(向光祖) 你就是劉三爺的兒子麼？

光祖 怎麼不是。(仍驕傲的躺着)

排長 我是第四團第十二排的排長王金標。

光祖 那失敬了。(仍躺着不動)

排長 從前你爸在山東的時候，我還跟他學過拳，走過標。你那時纔七八歲現在長得這

麼高了！

光祖 還沒有你高。

排長 那當然。你將來不是劉三爺第二麼？

光祖 豈敢豈敢。

兵五 誰是劉三爺？

兵一 你不知道麼？他是江湖上第一個好漢，他鎗法的神妙，誰都要輸在他手裏。

排長 好弟弟，你剛纔看見有人打這裏走過麼？

光祖 你問我看見有人打這裏走過麼？

排長 對了，穿軍裝拿手鎗的？

光祖 穿軍裝拿手鎗的？

排長 對了，你不要跟我學舌，簡簡截截的回答我。

光祖 唔，今天早上買柴的黃三走過，他問我爸爸好，我說——

排長 你跟我開起玩笑來啦！小混蛋。告訴我，鄭二麻子往那兒去啦，我們找的是他，不是

什麼黃二黃三。我斷定他是往這條路上來的。

光祖 你怎麼知道的呢？

排長 我怎麼知道？我知道你瞧見他的。

光祖 我睡熟了怎麼會瞧見人呢？

排長 你這小鬼東西，你那兒會睡熟，鎗聲先把你嚇醒了。

光祖 你以為你的鎗聲會嚇醒人麼？！我爹劉三爺的鎗聲纔會嚇醒人呢。

排長 你這小畜生，小混蛋，小心惹了老子的火性。我一百二十分的斷定他是上這兒來的，你是瞧見他的。也許你把他藏了也說不定。來，弟兄們進屋子裏搜去，看在不在？

兵們 噠。（都跑入屋內去了）

光祖 哈哈，搜查劉三爺的屋子，真有這樣大膽的——

排長 鄭二麻子是殺官長的要犯，劉三爺回來了，只要我跟他講明白了，他一定不會見怪的。只有你這頑皮的孩子——

光祖 哈哈，搜查劉三爺的屋子，爸回來了，你這威風的排長就要昇官了！

排長 他是江湖上最講情理的最講交情的好漢，你這奸滑的孩子（趕過去）要我打

你一頓麼？（扯其耳）

光祖 （大笑）哈哈！哈哈！

（排長揚手欲打，光祖更笑得利害）

排長 你再笑我把你細了，送到城裏軍法處去辦你。

光祖 哈哈！哈哈！劉三爺的兒子，送到軍法處去喫官司。

排長 把你用鐵鏈鎖住，斫你的頭，鎗斃你！

光祖 哈哈！劉三爺的兒子要斫頭要鎗斃，真是好新聞！哈哈！哈哈！

（兵士此時已搜畢屋內，一一由屋內出）

兵一 （行軍禮）稟排長，已搜過了，沒有人。

（排長顯然進退維谷，躊躇為難起來。兵士們無精打彩地在屋外四週亂轉。有一

個兵用鎗柄撥動草堆，衆人都移過眼去，光祖猶笑似的撫着稻草堆上的雌貓，眼瞧着遠處。但那兵士看見了草堆上的貓，便搖搖頭不再繼續撥了。排長握緊拳頭惡狠狠的向光祖，但兵一立刻跑上來向排長低低的說道：

兵一 排長，劉三爺不使得罪的，看他爸面上赦了他罷。

排長 混賬的小鬼，真氣人，不看他爸爸的面，我今天一定不饒你，綁了你走。

光祖 請便。

（排長兵士不知所措的互相看看，又望望遠道，無精打彩的準備回路，一個個向原路上走回去了）

排長 （已走至路口，略一遲疑，向已走的兵士說）弟兄們，等一會。

（他轉過來態度變成極溫和的走至光祖身旁，拍拍他的肩溫順的說）

排長 好兄弟，不要裝傻，開玩笑也得有個分寸兒。今天的玩笑開得太危險了。我告訴了你的爸，他一定會打得你半死的。

光祖 你怎麼知道？

排長 你瞧罷。好孩子，聽我話，我還送你一樣頂好的東西，改日到城裏還要請你喫酒看

戲咧。

光祖 別耽誤你的時刻，趕快到山裏去搜罷，不然太遲了，再比你聰明能幹的人只怕也捉不住他了。

排長 (取一銀錶出) 往年在山東我常買好東西你喫，怎麼這一點交情都沒有了？這
個銀錶，你瞧多漂亮，是我在天津化三十塊錢買來的。

(光祖轉頭瞥到這美麗的錶，心裏不無動了一動，眼睛裏笑了)

光祖 這算什麼稀奇。

排長 還有一根銀的鏈條，你瞧，雪亮的，滑溜的，拿在手裏好舒服，掛在身上多漂亮，你瞧，
(他把錶反復地在光祖面前翻動，照在夕陽光裏閃閃發光) 這銀殼子多亮，臉都
照得清清楚楚的；成天沒事，拿在手裏瞧瞧也就夠寫意了。你瞧這錶面子多白，字碼

寫得多好看。將來你有事到城裏去的時候，掛在身上，好不威風！誰見了都要叫你一聲「劉小爺」咧。

光祖（不自禁的喜形於色，眼睛閃閃發光，不時轉過頭來看那錶）等我長大了，我叔

叔會給我的。

排長 哼！你叔叔劉四爺麼？他是出名的守財奴，他肯給你買錶麼？別想了。他的兒子年紀比你小，但是早就掛了一只大銀錶，你還不及他哩。

（光祖嘆氣，一面仍時時用眼角偷看那銀錶，又不敢多看，因恐牠吸力太大，一面又恐他是毫無誠意，但那錶他看來是可愛之極）

排長 好兄弟，這個錶就算是我孝敬你的一點小禮罷。劉三爺在江湖上做過那樣一翻偉大的事業，天下四海，那個人不稱讚他，那一個人不羨慕他。從前吳大帥要他去做師長，他不去；張鬍子要他去當軍長，他因此跑到南方來，他的武藝，他的人格，誰都知道；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你是劉三爺的兒子，就是將來的大英雄！我一點小

意思孝敬給你。

光祖 (喜得手舞足蹈) 爲什麼跟我開玩笑呢?

排長 (態度轉嚴重) 我賭咒不是跟你開玩笑。只要你說出鄭二麻子在那裏，這個錶立刻就是你的。

(光祖依然懷疑的笑，兩個眼珠直瞧着排長的眼珠兒，好像要從他眼光裏知道他的話是真是假)

光祖 我不相信你。

排長 來，弟兄們做我見證，我今天說了假話，明天不得好死。相信了罷?

他說着把錶伸向光祖去，幾乎觸着他的面頰。光祖呆木不動的挺坐着，眼望着前面空間，濃密的笑容漸漸稀淡而終於消滅。顯然他心中有劇烈的衝突——貪心和義德。他灰白着頰，苦痛着臉有兩三分鐘，慢慢的顫抖的他舉起右手，接住那錶，眼仍是望前看，排長把錶放在他掌內，只扯住錶鏈。於是他的左手又慢慢的顫抖地舉

起來，用大拇指指着身後的稻草堆。排長領會其意，立刻把鑲鏈也放入他手內。光祖從椅上跳起來，站在遠處瞻望。排長一揮手，兵士們立刻把稻草堆折翻。鄭二麻子手執利刃還想站起來抵抗，但創痛如割，又倒在地上。排長一縱身跳在他身上，搶去他的刀，兵士們把他結結實實的捆起來。鄭二麻子的面上完全是譏笑的不是憤怒的表情，順從兵士們的處置。

鄭（已捆好睡在地上轉頭向光祖）哼！好個劉三爺的兒子！（光祖把銀元丟還給他，面上滿是慚愧的神色。鄭卻置之不理，只低聲向排長說）王排長，我腿傷了不能走路，請你想法把我抬進城去。

排長 嘿，剛纔跑得比兔兒還快，現在倒又放出架子來了。好傢伙，害得我們跑了許多冤枉路！兄弟們快預備一個睡床讓我們抬他走罷，到了鎮上，就可以換馬騎了。

鄭 王排長，謝謝你。擡牀上請多放些稻草，軟一些。

排長 好說，好說，咱們本來是弟兄；不過今天公事公辦，還得請你原諒。

鄭 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本怪不到王排長。

兵三 劉三爺回來了！

排長 劉三爺回來了？

（頓時空氣緊張起來，好像什麼神道臨到似的。都整好衣服，站在一邊。台後的小道遠處望得見站着兩隻雄壯的白馬，劉三爺在前，劉三娘在後。劉三爺頭戴貂皮帽，緊身黑掛，薄底靴，身披斗篷。肩掛快鎗，三縷灰白的鬚鬚，闊額豹眼，高鼻大嘴，臨風騎在白馬上，好一個威風的老將。他妻子雖已年過四旬，但還有當年風韻的遺痕，全身輕裝，落落大方）

排長 （恭着手跑前去）劉三爺。好久不見了，您好呀。小輩這兒有禮了。

三爺 原來是你。您好。（他起先站住了不敢前來，因不知官兵來這裏幹麼？他說着，下了馬連鎗交給他妻子，她此時也已下了馬）

排長 劉三娘，您好。三爺，（一路跟三爺走回台前來）鄭二麻子殺了營長，你老人家知

道麼？他臨走還傷了好幾個弟兄。

三爺 我纔聽人說起。

排長 你認得他麼？他真利害：一口氣跑了一百多里路。上頭差我跟幾個弟兄追他，追了一整天，好容易纔打中了他一條腿，那鬼蛋躲得真好，不是你令郎指點，還找不到他哩！

三爺 你說我兒子光祖麼？（已怒）

排長 對啦，多虧他。

三爺 哼！（他舉目四顧，看到光祖，光祖羞得忙把頭低下去，畏縮的退入屋內。三爺看到躺着的鄭二麻子，面有慚色，點點頭）

鄭 嘻嘻嘻！（笑得古怪）大丈夫死不足惜，只不要做賣朋友的好賊。

（三爺怒目向着前面，握緊了拳，好像在心中計算什麼。又舉起手來，摸住頭，好像心中受了很大的打擊，要昏過去似的）

光祖 (拿了一只茶杯由屋內出，低頭端給鄭二麻子) 鄭老伯累了，喝口茶罷。

鄭 滾開！(向兵士們) 你們水壺裏有水麼？倒一口我喝。(兵士倒水給他)

排長 將來論功的時候，還得請令郎上城裏來領賞哩。

三爺 (怒視排長) 好！

(排長知道有異，趕忙預備出發了)

排長 時候已經不早，弟兄們趕快上路罷！劉三爺驚吵了。(三爺不答)

(兵士舉起樹枝做成的擡牀，鄭二麻子仰起身來向劉三爺的門首吐了一朵唾

沫)

鄭 賣朋友的好賊！

(劉三爺聽了好像中了一鎗，蹣跚着退後一兩步)

排長 劉三爺，再會上城來的時候，往營裏來玩。(劉三爺不答)

兵士 劉三爺驚擾了！

（劉三爺呆着怒視前方，一動不動的直等到兵士們走遠了，劉三娘站在門口，光祖畏縮的站在一旁）

（啞場片刻）

三娘

（走前來）老爺不要氣壞了身子，進屋裏來罷。

三爺

走開！（慢慢的轉身向光祖，怒視着他）好！

（光祖想衝過來跪在他父親面前求救，哭了）

三爺

滾開！（光祖祇能哭着走開幾步立住）

三娘

（看見光祖衣袋裏的錶鏈，走近來）這錶那兒來的。

光祖

王排長送我的。

三爺

拿來！

（光祖遞給他，他拿起來用力向石上一擲，碎成幾千塊）

三爺

好孝順的兒子！你把我劉三爺一世的英名掃盡了！幾代祖宗的威風丟完了！你這

不要臉的東西！我早料到你是個不成材的壞蛋！三娘他像劉三爺的兒子麼？

三娘（面赤如熾，向三爺轉向光祖，怒視着）你還問麼？

三爺 我的祖父劉太公做到三省的提督，因為要搭救江湖上幾個朋友，落艸做强盜；我父親爲了弟兄們的義氣，甘心受那砍腰的絕刑。我罷，誰不知道我劉三爺的大名，爲的就是我一向把朋友放在前頭，把私情放在後面。好啦，好啦，你把我劉三爺臉都丟盡了！你是我劉氏門中第一個忘恩無義的好賊，活着也是替祖宗丟臉。三娘，把快鎗拿來。

光祖（哭，跪倒在三爺前，兩手抱住他的腿；三爺一脚把他跌開）

三娘 三爺話是如此，不過——（潑泣）

三爺 別多說話，快去拿來！（頓）聽見沒有？聽見沒有？

（三娘慢吞吞的退進屋去）

光祖 爸，你原諒我這一遭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三爺 下次，下次，已經有過不知多少下次。我這次萬萬不能饒赦你。

（三娘取鎗出，光祖撲在娘懷裏）

光祖 媽，救救我罷。媽，可憐你的兒子罷。爸要打死我了。

三娘 唉，我的兒子呀，做娘的那有不疼親身的兒子的，不過你太不爭氣了；我幾次三番的做戒你，你總老是不肯改。

光祖 以後再也不敢了。

三娘 唉，你求你爸去罷！不過他不是勸得過來的人。唉，我的親兒子呀！

三爺 三娘，你進屋子去！

三娘 老爺，你再饒他一次罷！

（三爺搖頭，三娘跟光祖同時撲在三爺身上，劉三爺怒，把他們都推倒在地）

三娘 （抱了兒子）兒呀，我不能救你了。

（劉三爺把三娘拉入屋去，復上，關門）

三爺 光祖站在那樹底下，跪下你是沒有希望的了，準備了沒有
光祖 爸，饒了——

（鎗聲一響，光祖倒地，三娘由屋內衝出，伏屍大哭）

——幕——

此
页
空
白

皆大勝利

登場人物

葛道存

吳松珍——葛妻

陶嗣藩

唐蘊和——陶妻

葛道存夫婦和陶嗣藩夫婦都是從小相熟的同學，這次葛氏夫婦特意遠道到陶家來玩幾天。

幕啓時，松珍和蘊和都坐在沙發上。蘊和在結絨繩衫。松珍在哭。

蘊和（譏笑似的）如果你老是這樣哭，只怕你不久要戴眼鏡子了。

松珍我也沒法呀。你不知道我心裏多傷心呀。

蘊和 什麼事叫你這樣傷心？又跟你丈夫吵了架吧！糟了，如果女人跟丈夫吵了架都要這樣傷心——那世界早就變成傷心場了。

松珍 但是爲什麼我們這樣相愛反而常常吵架呢？

蘊和 就是因爲你們愛得太利害呀。愛情是最妒忌的，最自私自利的。我們對於愛人什

麼東西都要苛求的——這也是一定的。不相愛的人反而不很認真。

松珍 聽你說話，好像你不愛你丈夫的。

蘊和 (平靜的) 我不愛他。

松珍 (喫驚的) 你不愛他？你真的不愛嗣藩麼？

蘊和 我不愛他。我早就不愛他了。

松珍 好天呀！從幾時起你不愛他爲了什麼事情？

蘊和 很久很久啦。我從前很愛他，就是極小的事情也要他做到整整齊齊，非常的認真。後來知道嗣藩並不是神仙，我們就不斷的吵架。真苦呀，我幾次三番要離開他！

松珍 離開他！

蘊和 事實上是不能那末辦。但是我覺得吵架總不是好事。所以我就開頭用手段對付他。我什麼事都讓他去，什麼事都順他，但是結果我總也想法子稱了我的意。他以爲我很服從他，什麼事都由他支配，那知道暗底裏他那個地方不受我的指揮。我跟他

這樣玩久了！就看輕他，到後來就完全不愛他了。你知道手段從門裏進來，愛情就從窗裏飛了出去。

松珍 多可怕呀！

蘊和 （聳聳肩）這當然不是愛情的好現象，不過安靜倒是真的。

松珍 但是你表面上對他很忠懇很熱情的。誰也不會相信你一點都不愛他的。嗣藩不知道的嗎？

蘊和 連影兒都不知道。

松珍 你怎麼裝假到這等地步！

蘊和 好妹妹，這是自保自己的性命呀。如果五年裏邊老是那麼樣吵架，恐怕早就死了。但是現在我反而比五年前年輕得多了。

松珍 那倒是真的，我常常奇怪你怎麼老是那末年輕的。

蘊和 不吵架呀！這就是祕密。你結婚之後只有一年，但是比從前要老五年。

松珍 (駭怕) 真的麼?

蘊和 (重重的) 是真的。像你這樣紅紅的眼睛，臃腫的鼻子，憂愁的面孔——不到幾年就變成老太婆了。

松珍 喔，天呀!

蘊和 我勸你跟我學一點兒。用我對付嗣藩的方法對付你的丈夫。如果他不贊成你買這件衣裳，你就說不喜歡那件衣裳。你聽我的話去做，結果還是你勝利的。上禮拜我們在大馬路看見一件貂皮大衣，定價一千塊，真漂亮。我知道他買得起，我就對嗣藩說我要牠。他怎麼說？當然是不肯呀。還有件祇要五百塊，他說很可以穿的了。你猜我跟他爭麼？當然不爭。但是，你瞧着罷，我會弄到手的。我猜到嗣藩心底裏也要我買那件好的。男人總喜歡他女人得到她喜歡的東西，不過女人向他要的時候，他總不好意思馬上就肯。

松珍 我相信你的話是對的。

蘊和 我的話當然對的。現在你跟我去擦點粉在臉上。不管愛情不愛情，這種苦臉我總

不喜歡給人看的。

（她們下。道存與嗣藩上）

嗣藩 唔，老朋友，你今天的面色好像倒了霉似的。究竟是怎麼一會事？

道存 （憂鬱的）老是這一套。吵架，吵架，吵架。這真是狗的生活。

嗣藩 你是傻子。你不知道對付老婆的方法，松珍是很可愛的。女人都是可愛的，但是如果你讓她去，她就要爬到你頭頂上來啦。你一定要把她壓下去。她反而愛你些。我有經驗。我知道。

道存 你說說當然是容易的。你的老婆又是個十全十美的太太。

嗣藩 你這樣想麼？（吃吃的笑）呀，這是我的功勞。蘊和現在的確不壞。不過她從前並不是常常這樣的。我們也老是吵架的。我一不答應她，她就鬧。但是現在完全改過來了。這都是我的功勞。

道存 你怎麼樣改好她的？

嗣藩 (得勝的神氣) 總而言之，我不讓她。如果我說「不興」無論如何是「不興的」。

就是這麼一個方法。她現在更愛我了，對我更溫柔更甜蜜啦。

道存 你好運氣呀。

嗣藩 上禮拜我們看見一件貂皮大衣——要一千塊。貂皮是真好，但是價錢真貴呀。我

近來賺的錢當然是不少，並不是買不起。并且她看呆了，我也要她穿上這樣一件漂亮的衣服。但是她向我要的時候，我說「不興」她跟我鬧麼？一點也不鬧。在從前她把我耳朵都要叫破了。(笑)現在因為她這樣服從，我要叫她嚇一跳。sh——她來啦。(松珍與蘊和上)喂，松珍。

松珍 嗣藩，您好呀。

(她不看道存，走過他前面，硬聳聳的站在屋子的另一端)

蘊和 (很富情愛的跑到嗣藩身邊) 親愛的，您好呀。

嗣藩 (丟一個眼色給道存) 您好呀。

蘊和 道存,您好。

道存 您好。

蘊和 (很熱切的向嗣藩) 你的頭好一點麼?還痛不痛呀,

嗣藩 不痛啦。好一點啦。

蘊和 我真喜歡。這個給我。(她拿了帽子) 我燒了一點好菜給你喫。

嗣藩 唔——唔——

蘊和 親愛的,我又到那家新裝店去過,叫他們把五百塊錢的大衣送來。那真漂亮。你決定不買那一件貴的正合我的心呀。一千塊錢買件大衣太可笑了。我喜歡那便宜的。嗣藩 唔,你可以打電話去叫他們不要送來了。

蘊和 (溫和的) 怎麼,那一件你也以為太貴麼?

嗣藩 (大方的) 不是不是,事情是如此的,我已經把一千塊錢的那件買來啦。

蘊和 (裝出驚駭的神氣) 你把一千塊錢的那件買來了麼?

嗣藩 (對於他造成的情景異常滿足) 我看你穿了那件很漂亮。

蘊和 (仍然喘着驚駭的氣向松珍) 一千塊錢一件大衣。你看嗣藩好不好?

松珍 他真是一個好人。

蘊和 (向嗣藩) 親愛的，你真的不以為太貴麼?

嗣藩 (捏她的面頰) 爲了你沒有東西會太貴的。

蘊和 你真的買了麼?

嗣藩 錢都付了，明天早上送來。

蘊和 你真是一個可愛的東西! (她抱住他。蘊和向站在嗣藩後面的松珍做眉眼，嗣藩向站在蘊和後面的道存做眉眼) 好，我去打電話。不要他們兩件都送來。親愛的，來罷。

(蘊和和嗣藩下，留下松珍和道存站在室的兩端。靜默半晌。於是松珍勉力了一

會，完全改過態度來）

松珍（很和順的）蘊和情願買便宜的，可不是很難得麼？

道存（聽她講話并且講得很和順，喫了一驚）是的——是的——

松珍 她的讓步真可以佩服——她丈夫說「不興」，她就不要了，她丈夫說「興」，她也就要了。我想學學她的榜樣。

道存（喜歡起來）真的麼？你瞧這麼一來，就多麼有意思呀。

松珍（笑）很好，親愛的。我們再也不要吵架了。

道存（衝上去抱她）心肝呀。

松珍（冷冷的——推他開去）慢一點。

道存 爲什麼我不能跟你親嘴麼？

松珍 我剛纔只是說不再吵架了，並沒有說到親嘴。（頓）你知道啦也好。我不像蘊和

假仁假義的。我告訴你，我不愛你啦。

道存 (驚呆了) 你不愛我啦?

松珍 對啦。

道存 但是剛纔——從什麼時候起?

松珍 從我們吵架之後，你常常頂撞我，把我對你的愛情葬送了。從此之後我做你服從的妻子，可不是可愛的妻子了。至於那件衣服的事，我認爲已經解決。我不要牠了。算你勝利罷。

道存 但是如果你不愛我……這種勝利是糟透的!

松珍 (聳聳肩) 好像喫餅，又要喫，又要拿，這怎麼成呢。

道存 (看她冷靜態度非常驚駭) 而你倒毫不關心似的告訴我這個話。

松珍 我決不再做出憂愁的樣子。這是蘊和教我的。

道存 跟蘊和有什麼相干?

松珍 她教我結婚之後怎樣纔能快樂。她說什麼事都由你丈夫去作主，就是甚至於你

犧牲到不愛他的時候還得讓步。

道存 但是蘊和是愛嗣藩的。

松珍 她已經不愛嗣藩啦。

道存 她不愛嗣藩，你怎麼知道？

松珍 蘊和親口告訴我的。

道存 我不相信。我從沒看見過像蘊和這樣一個更甜蜜更可愛的妻子。

松珍 假裝的呀，這真是所謂騙人的呀——事情倒就平平安安的過去了。這個方法不壞。並且蘊和也得到她所要的。

道存 但是嗣藩以爲……

松珍 (譏諷的) 嗣藩以爲……嗣藩跟蝙蝠一樣的瞎了眼。他以為他得了勝利。只要有一天他明白，事情就不同了。

道存 我無論如何不相信——蘊和是這樣一個欺騙人的假道學。

松珍 爲什麼不是並且嗣藩是個糊塗蛋。

道存 你也預備跟我過這種欺騙的生活麼？

松珍 我不做蘊和這樣的假道學。我不會裝樣做勢的跟你鬧假愛情。我跟你打開窗子說亮話罷。我不愛你啦。（做出最動人甜蜜的笑）但是我要特別的待你好跟你親密。我什麼事都聽你的話（嗣藩出現於門口，最後一句他聽清楚）我去找蘊和去。等一會再談罷——（譏諷的加重語氣）——親愛的！

（她大模大樣的走出房去，而道存頹喪得像喫了敗仗。嗣藩滿面笑容的跑上來）

嗣藩 （拍他的背）恭喜你，道存。你辦理得很快呀。你得勝啦！

道存 唔，得勝啦！

嗣藩 怎麼，看你不很高興呀。

道存 有什麼可以高興呢？她不愛我，我還要她服從我麼？

嗣藩 她不愛你，什麼意思？

道存 松珍已經不愛我啦。

嗣藩 誰說的？

道存 松珍自己說的，我相信她講的是真話。

嗣藩 胡說！她是有意開你玩笑的。你瞧我罷。

道存 （看他驕傲的樣子更惹怒了）你自己也不用再驕傲了。你在你老婆面前也算不得是勝利者。蘊和雖然服從你，但是已經不愛你了。

嗣藩 什麼？你說笑話罷？

道存 不是笑話。松珍纔告訴我。蘊和告訴松珍她老就不愛你了。

嗣藩 （沮喪的）蘊和不愛我啦？這是不可能的，萬萬不會的。她對我的態度你自己親眼瞧見過了。

道存 都是裝的——假愛情呀——欺騙你這一味忠實的男子。

嗣藩 我不相信。

(松珍上)

松珍 喔，道存，你把他說穿了麼？

道存 他不相信。

松珍 (向嗣藩) 你相信罷，我可以擔保。

嗣藩 但是爲什麼呢？她爲什麼要跟我裝假呢？

松珍 就是要和平不吵架呀。從前她要這樣那樣，你不答應她，她就老是跟你鬧。她愛你，看你不順她的意，心裏就難受。但是現在她一切都由你，她再也不跟你鬧了。

嗣藩 我們已經好幾年不吵架了。

松珍 你要跟她吵架，她也不吵架了。她不愛你了。

嗣藩 (想到這個，傷中要肯) 好天呀！

道存 (惡意的) 你是個知道怎樣對付老婆的勝利者呀。

嗣藩 (可憐的) 不過她待我很好。我不相信這是假裝的。我要什麼她總是高高興興

的替我去辦到。

松珍 這是手段。從前她老老實實的要求你，結果是常常吵架。現在她用手段，就平平穩穩的得到她所要的東西。

嗣藩 我們的確不吵架很久了。但是誰要這樣高的代價的和平呢？

松珍 唔，她永遠不會跟你吵架了。

嗣藩 (恨恨的) 我會逼她跟我吵架的。我會逼她的。

(蘊和滿面笑容的進來)

蘊和 喔，親愛的，你在這兒。我剛打電話給那個店鋪。我想看看那件大衣真好心急呀。

(空氣緊張的寂靜了有好一會)

松珍 (向道存) 親愛的，你來，我把那張照片給你看。(蘊和擡起眉毛作問訊的神氣，

松珍就低低的說道) 我照着你的話辦了。

道存 來啦。

蘊和 快回來呀。一會兒就要開飯啦。(道存與松珍下。嗣藩玩弄錶鏈，心神不安。蘊和坐

下來編絨繩。她自己在笑) 你送這樣一件大衣給我，我真高興極了。你待我真好。我

在廚房裏替你燒了一碗蝦仁雪筍鮑魚湯，我想你喜歡喫的。

嗣藩 (恨恨不樂) 討厭的鮑魚湯。

蘊和 親愛的，你餓了罷？蝦仁雪筍鮑魚湯是很開胃的。

嗣藩 (粗暴的) 你燒的湯總是不好喫的。

蘊和 不好喫？怎麼，我以為你是很喜歡的。你從前不是常常說我的湯最開胃麼？

嗣藩 這是客氣話。

(等她跳起來)

蘊和 (溫柔的) 你真能體貼我，親愛的！

嗣藩 (咬着指頭再試一下) 你的燒菜的本領太不成了。

蘊和 (軟弱的) 我倒很用心燒的呢。那我真的太不成了，親愛的。

嗣藩 你穿的衣服真難看——也該去換換了。

蘊和 怎麼，親愛的，你不喜歡麼？

嗣藩 你穿了這件衣服，好像深夏的殘花。

蘊和 （很不動氣的）那末我立刻去換一件。一兩分鐘就興了。

嗣藩 現在我們既竟講到這個題目，我還有句話——你的頭髮——

蘊和 什麼？

嗣藩 我以為如果你的頭髮不太——不太——不太小姑娘腔，就會好看一點。

蘊和 怎麼，我以為你喜歡那樣的。

嗣藩 我們剛結婚的時候，我當然是喜歡那樣的。不過這是五年前的事啦。你梳得這樣簡單，好像有意要裝出未出嫁的姑娘樣子，太不堪了。

蘊和 （深思的）唔——我本想換換——燙得高一點。是，親愛的，我想你對的。

（她繼續編絨繩，有時向自己笑笑。嗣藩看看她，激不起她的怒，反惱怒起來了）

嗣藩 蘊和，你愛我麼？

蘊和 （心不在也的）什麼，親愛的？

嗣藩 你沒聽見麼？

蘊和 親愛的原諒我。我正在數針子，你說什麼？

嗣藩 你愛我麼？

蘊和 當然愛你的，親愛的。

嗣藩 （暴發出來）蘊和……

蘊和 （懇求似的）我猜你心裏有什麼煩燥罷。我把萬金油拿來，先塗一點在頭上，不然連飯都喫不下了。

（她起立，在他的額上接了一吻，走出門去。嗣藩站着呆望着她。道存與松珍上。他們倆已和解而快樂了。）

道存 嗣藩，我們已經和解了。（看見他的抑鬱不樂）怎麼，什麼事？

嗣藩 她不肯跟我吵架。

松珍 你瞧！我剛纔不是說的麼？

嗣藩 我批評她的燒菜，她的衣服，她的頭髮——

松珍 唔，她怎麼說？

嗣藩 她連眉毛都沒擡。

道存 總有可以激動他的事情。

嗣藩 我對她說的話——別的女人立刻會把我殺了。可是她老是說（摹倣她的甜蜜的樣子）「是，親愛的。」

松珍 那末只有一件事情——最後的一個方法。嫉忌，你一定要想法子叫他嫉忌。

嗣藩 有什麼事情可以叫她嫉忌呢？

松珍 姘頭呀。

嗣藩 但是我沒有姘頭呀。

松珍 你一定要假裝有一個。

嗣藩 (十分的厭惡) 這個事情不成——我這個不能幹。我不情願鬧這妍頭的玩意兒。

松珍 這是你唯一的機會去知道究竟蘊和有一點愛你的心沒有。如果你真是愛她

的——

嗣藩 我當然愛她的。

道存 那末玩一下子。(略略有點嗣藩先前的神氣) 你說不定會勝利的。

嗣藩 (有一線希望) 你這樣想麼?

松珍 許多女人以爲自己不愛丈夫了, 等到丈夫真的不愛她的時候, 她纔會知道自己

是誤會了。

嗣藩 你要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松珍 你跟道存一塊兒去, 打扮起來預備出門的樣子。

嗣藩 但是我出門去。

松珍 (不耐煩的) 你只要裝着出門去就興了。

道存 叫她相信你跟姘頭約定了。(拍他的背) 快活一點吧——放出吊膀子的架子來。

嗣藩 (憂鬱的) 叫我說什麼話呢? 怎麼辦呢?

道存 你來, 我來告訴你。

松珍 我在這兒等蘊和。記住了, 她不說愛你, 你不要軟化下來。

(嗣藩與道存下。蘊和拿了萬金油上)

蘊和 嗣藩在那兒? 我拿萬金油給他。(她看見松珍惱怒憎恨的表情) 什麼, 什麼事?

松珍 畜牲!

蘊和 誰是畜牲?

松珍 我從前做夢也不相信的。想不到嗣藩是——

蘊和 嗣藩是什麼?

松珍 該死! 真正該死!

蘊和 你說什麼什麼事情該死？

松珍 唔，幸而你已經不愛他了。

蘊和 爲什麼是幸而？

松珍 這個壞蛋。買一千塊錢的大衣給你，這是騙騙良心的。

蘊和 騙騙良心？你究竟說的是什麼話？

松珍 我剛纔偷聽到道存和嗣藩的談話。

蘊和 唔。

松珍 嗣藩現在有個姘頭。

蘊和 什麼？

松珍 可不是該死麼？

蘊和 我不相信。

松珍 這是真的，我聽他親口說的。我問道存——

蘊和 (喘氣的) 他怎麼說?

松珍 起先他不肯說。你知道男人都是包庇自己的。但是後來我把他騙出來了。喔的的確確千真萬真的。

蘊和 (坐入椅內) 老天呀!

松珍 幸而你現在不愛他了。一個人給愛人欺騙是最痛苦不過的，好在你已經不愛他，不會感覺得十分痛苦了。但是我總想不到他會這樣的。

蘊和 假東西! 他老是假惺惺的裝着愛我。

松珍 還買這樣貴重的大衣有意的討好你。

蘊和 我不懂他有什麼時間在外邊胡鬧。他辦公之外，常常在家裏的。

松珍 男人要做這種事情總會有時間的。男人真是壞蛋。

蘊和 嗣藩倒去幹壞事了。(頓) 好，他無論如何逃不出我的手。

松珍 你管他做什麼? 你不愛他啦。(蘊和不立刻回答) 你愛他麼?

蘊和 (機械的) 我不愛他。但是我總不讓他逃出我的手。(恨恨的) 我要他明白我

不是隨便可以欺侮的。

松珍 你跟他鬧麼？他來啦。我走開罷。

(松珍由左首下，嗣藩由右首上。他穿着出門的漂亮西裝，正在打領結。嘴裏哼着「妹妹我愛你。」蘊和裝着很用心的結絨繩)

蘊和 親愛的，我剛纔替你拿萬金油來。

嗣藩 我不用了。我覺得很好。(打結) 你能幫我忙麼？

蘊和 怎麼你穿了西裝。快要開飯啦。

嗣藩 我不在家裏喫飯了。

蘊和 爲什麼，你往那兒去？

嗣藩 出去。(哼着「妹妹我愛你」)

蘊和 但是道存和松珍怎麼樣呢？

嗣藩 他們是老朋友。他們不在乎的。

蘊和 但是晚飯——

嗣藩 不喫飯了。

蘊和 我特意爲你燒了個蝦仁雪筍鮑魚湯——

嗣藩 你自己喫了罷。

(頓)

蘊和 你一定要去麼？

嗣藩 一定要去。

蘊和 公司裏的事？

嗣藩 不是。

蘊和 (忍着湧起的憤怒) 你說往那兒去？

嗣藩 我沒有說。

（蘊和咬她的嘴唇。她的編針相擊成怒聲）

蘊和 （突然的） 嗣藩，你往那兒去？

嗣藩 我告訴過你啦——出去。

蘊和 你可以不可以告訴我往那兒去？

嗣藩 可以，不過你不要我告訴你。

蘊和 （爆烈的） 嗣藩，你去看姘頭罷。

嗣藩 唔，算牠是罷。

蘊和 你承認的？

嗣藩 我爲什麼不承認。

蘊和 （以手蒙臉） 喔，喔！

嗣藩 （他笑了一會，蘊和擡起頭來，他就變成怒容） 你做什麼？我幾年來沒看見你這

樣難受過。

蘊和 我一向不知道你外面有姘頭。

嗣藩 你不知道我是個小白臉呢。

蘊和 我以為你是愛我的。你一向的舉動都叫我相信你是愛我的。你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假惺惺的騙子？

嗣藩 你說我假惺惺，你不是也假惺惺麼？

蘊和 你什麼意思？

嗣藩 你裝着愛我，跟我要好，其實你心裏早就不愛我了。這不是假惺惺麼？

蘊和 (喘氣) 你知道你怎麼知道的？

嗣藩 你以為我眼睛瞎的麼？你猜想我不會看透你的心麼？對你說罷，我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蘊和 但是你從來不說一句話。

嗣藩 說牠做什麼？你以為我來請求你愛我麼？你跟我玩手段，我也跟你玩手段。(笑)

真的，你表面上很溫柔很服從的，但是我看得明明白白你的手段……

蘊和 但是我從來不跟別的男人出去過，也從來沒瞧過別的男人臉。

嗣藩 你跟別的男人出去，瞧別的男人臉，我一點不在乎。你跟一百個男人來往，只要你自己喜歡好了。

蘊和 你不在乎麼？

嗣藩 (勇敢的說謊話) 一點不在乎。

蘊和 (柔弱的) 喔！

嗣藩 (哼着歌)

蘊和 (看他平淡無事，大怒) 你真不要臉——

嗣藩 (大笑) 這使我記起五年前的事來了。那時我們吵架，你總是罵我不要臉。

蘊和 (響亮的) 我說你不要臉。

(道存與松珍上)

松珍 什麼事？

道存 怎麼怎麼？

嗣藩 我相信蘊和在喫醋了。

松珍 喫醋？

嗣藩 (低聲對她說) 進行得很順利。

松珍 (低語) 幹下去。

道存 (向蘊和) 你喫什麼醋？

蘊和 嗣藩要出去看姘頭去了。他承認有個姘頭。

松珍 怎麼，蘊和我以爲……

蘊和 什麼！你以爲！

嗣藩 你等於我看家的狗。你既不愛我，又不許我出去。

蘊和 如果我愛你，你願意再出去看你的姘頭麼？

嗣藩 (聽她問句中有允許的口氣，非常喜歡) 怎麼，如果……

松珍 (拉拉他的袖管) 不要軟化下來。

嗣藩 講「如果」有什麼用呢？

(他穿上外套)

蘊和 嗣藩，不要走，也許……

嗣藩 也許什麼？(等她說話，看錶) 天呀！我遲了！

蘊和 你不要去，嗣藩。

嗣藩 誰不要我去？

蘊和 我。我不要你去。

(道存和松珍看蘊和怒了，非常高興。松珍站在蘊和後面，做手摯叫嗣藩硬下去)

嗣藩 不要那樣傻罷。(他跑向門去，她很快先到門口，把身體靠在門上)

蘊和 你要出去，先把我殺了。

嗣藩 照你這種樣子有人竟會說你是愛我的

(蘊和坐倒在椅內，把手蒙了臉，藏起她的眼淚。嗣藩向蘊和走上一步。松珍拉他

回來)

蘊和 嗣藩，親愛的——

嗣藩 什麼？

蘊和 我很難過——我——(哭泣起來) 喔，嗣藩，親愛的——

(嗣藩預備衝過去，但松珍還拉住他)

嗣藩 (低聲的) 你說，還要什麼？

松珍 (低聲的) 她一定要說出她愛你的。

蘊和 你不愛我啦，我真難過。

嗣藩 你爲什麼要難過？

蘊和 因爲——因爲——

嗣藩 因為什麼？

蘊和 嗣藩，我愛你的。

嗣藩 (樂不可支) 真的麼？

松珍 喔，蘊和，你剛纔告訴過我，你一定是弄錯了。

蘊和 我沒有弄錯。親愛的，如果你離開我，我的心要碎了。請你原諒我照舊愛我罷。

嗣藩 喔，我的寶貝！(他抱住她) 我的心肝我愛的只有你。

蘊和 那末這是什麼呢？

嗣藩 這是松珍想的法子，看你究竟愛我不愛我。這方法真不錯，你上了當了。我現在明

白了。(吻她)

蘊和 我們裏面去喫飯罷。不錯，嗣藩，我看見有頂帽子很配那件貂皮大衣。祇要二十五塊錢。

嗣藩 祇要二十五塊錢……

道存

(哈哈笑) 又來了!

松珍

(向道存) 你笑什麼? 買頂帽子是笑話麼。譬如我也要你買一頂……

蘊和

(向嗣藩) 我下次要你買點東西, 你再要跟我鬧麼?

道存

(向松珍) 但是我想你說過……

嗣藩

你知道我是不喜歡……

(兩對夫婦又吵架起來)

——幕——

[附註] 此劇是根據 Ida Lubleski Ehrlich 的 Winners All 而改編成的。

此
页
空
白

七尊菩薩

登場人物

埃格瑪

莎 衡

沃葛諾

史拉辯

墨 冷

尤爾甫

小 賊

乞丐們

易勒命

渥萊突

阿克諾

七尊菩薩

其他市民

騎駱駝的人

女人們

市民

第一幕

〔景〕 東方某地。古城牆外，三乞丐席地而坐。

沃葛諾 近來討飯的生意壞透了。

莎衡 壞透了。

尤爾甫 城裏有錢的人都碰了鬼。他們現在一點慈悲心都沒有，心裏老是酸苦的吝嗇的。他們真可憐呀！我想到了這個，就自然而然的替他們傷心嘆氣。

沃葛諾 他們真可憐。吝嗇的心是很苦痛的。

莎衡 真的很苦痛的，並且我們的生意也壞透了。

沃葛諾 (回想的) 他們吝嗇了有好幾個月了。究竟是怎麼一會事？

莎衡 碰了惡鬼。

尤爾甫 近來有一顆掃帚星走近地球，地面上又乾又熱，所以菩薩也打瞌睡了，一切人間神聖的事，譬如，慈悲，醉酒，奢華和歌舞一類的事，都凋萎下去快要死了，菩薩也不想辦法補救這些好事。

沃葛諾 近來真的又乾又熱。

莎衡 掃帚星我看見過好幾個晚上。

尤爾甫 菩薩都在打瞌睡。

沃葛諾 如果菩薩不趕快把他們喚醒過來，使這地方值得我們生活下去，我第一個要拋棄討飯的生意，盤個店，坐在樹蔭裏討價還價的賺些利子。

莎衡 你要開店麼？

（埃格瑪和史拉辯上，埃格瑪衣服雖然襤褸，但身材高大，容止倨傲而威嚴，比尤爾甫年紀還大。史拉辯隨埃格瑪上）

埃格瑪 那講話的是個討飯麼？

沃葛諾 是的，老爺，是個可憐的討飯。

埃格瑪 討飯的生意有了多久啦？

沃葛諾 第一個城起造的時候就有了，老爺。

埃格瑪 那末什麼時候有過討飯改做賣買的？什麼時候有討飯的討價還價坐在店裏

賺利子的？

沃葛諾 喔，從來沒有的。

埃格瑪 你難道第一個要拋棄討飯生意麼？

沃葛諾 近來這兒的生意壞透了。

莎衡 壞透了。

埃格瑪 所以你要拋棄討飯的生意。

沃葛諾 這個地方不值得我們再住下去了。菩薩都在打瞌睡，人間神聖的東西都死了。

（向尤爾甫）菩薩不是在打瞌睡麼？

尤爾甫 瑪瑪山上的七尊菩薩都在打瞌睡。七尊綠玉做成的菩薩都在打瞌睡。這責問我們的是誰？

莎衡 老爺，你是有錢的大商人麼？也許你肯幫助一個快要餓死的可憐人罷。

史拉辯 我的主人是商人，不是，不是，他不是商人。我的主人不是商人。

沃葛諾 我看他是個喬裝的貴族老爺。菩薩醒了，派他來救我們的。

史拉辯 不是，不是；你不會知道的。你不會知道他的。

莎衡 他不是國王，親自來責備我們麼？

埃格瑪 (極驕) 我是一個討飯，一個老討飯。

史拉辯 誰也比不上我的主人。他的狡滑，出門的人誰也沒有碰見過，就是從伊西渥比來的，也休想比得過他。

尤爾甫 我們歡迎你到我們這兒來，這個城近來碰了惡鬼，討飯的生意壞透了。

埃格瑪 凡是知道路途的神奧的，感覺過晨風的味道的，或是喚出過人們靈魂中的慈

悲心的，再不准說做賣買，開店，做商人的話。

沃葛諾 生意太壞了，纔脫口的說了出來。

埃格瑪 壞了，我會把牠改好的。

史拉禱 天下沒有我主人不會做的事情。

埃格瑪 (向史拉禱) 別說話，跟好了我，這個地方我不認得。我是從遠地來的，阿卡拉城都走遍了。

史拉禱 我主人在那個地方三次給車撞倒重傷，有一次他給人殺了，有七次給人打了，把衣服東西都搶光，可是他每一次得到很豐厚的酬報。他從前有過九種病在身上。九種中間大半都是無可救治的死病……

埃格瑪 別說話，史拉禱……你們討飯中間有做賊的沒有？

尤爾甫 我們這兒有幾個，老爺，不過在你看起來，恐怕還不能算賊。他們都不是好賊。

埃格瑪 我要用一用你們最好的賊。

(兩華服的市民上，一易勒命，一渥萊突)

易勒命 那末我們就派幾艘大船到阿達斯潑斯去好了。

渥萊突 經過銀門直達阿達斯潑斯。

(埃格瑪把手杖的握手較粗的一頭放在左手肘下，他伏身在杖上，屈體如癱子。他的右臂無力的掛着，好像已無用了。他蹣跚着脚跑上前去求他們佈施。)

易勒命 對不起。我不能給你。這兒討飯的太多了，為全城的好處計，我們不能不拒絕你。

埃格瑪 (坐下來哭) 我是從遠地來的。

(易勒命立刻回過來給他一個銀幣。易勒命渥萊突下。埃格瑪又直立起來，跑向

同伴)

埃格瑪 我們要用好的綢袍，叫小賊立刻去找罷。最好要綠的綢袍。

莎衡 我去帶他來。(下)

尤爾甫 我們要裝成貴族去逛騙全城的人。

沃葛諾 對的，對的；我們說是遠地派來的公使老爺。

尤爾甫 於是可以用飽喫一頓。

史拉辯 (低聲向尤爾甫) 但是你不知道我主人的本領的。現在你說我們進城去裝

貴族，他一定有更好的法子。他會叫我們進城去裝國王！

尤爾甫 討飯的裝國王！

史拉辯 啊。你不知道我主人的本領的。

尤爾甫 (向埃格瑪) 你叫我們裝什麼？

埃格瑪 你先去照我吩咐把好的綢袍辦來。

尤爾甫 辦來了怎麼樣？

埃格瑪 啊，我們進城去裝菩薩。

乞丐們 裝菩薩？

埃格瑪 裝菩薩。你們知道我最近經過什麼地方？瑪瑪山，那兒綠色的山石上，雕着七尊

菩薩，靠山不動的坐着，過路的人都敬拜牠們。

尤爾甫 是的，是的；我們知道這些菩薩。這兒人人都敬拜他們的；但是牠們現在打瞌睡。什麼好的東西都不給我們。

埃格瑪 牠們是綠玉做的。牠們盤着腳，右上臂托在左手裏，右手的食指向上指着。我們裝扮了進城去，從瑪瑪山那面進去，說我們就是那些菩薩。我們一定也要七個。坐下的時候，也要盤着腳，右指指着天。

尤爾甫 這是一個壞地方，要是落在他們手裏就夠苦了，因為他們的審判官缺少溫柔，好像商人缺少慈悲一樣，自從菩薩忘了他們之後。

埃格瑪 我們這古老的討飯生意從前只要你有耐心，坐在一個街角上過五十個年頭，可以不做旁的事，不過現在你該站起來，做件別的事，不然膽小的竟會餓死。

尤爾甫 可是最好不要去惹山上菩薩生氣。

埃格瑪 人生在菩薩看來不也是椿討飯的生意麼？他們難道不看見人人拿着香，鐘，和

各種精巧的方法常常去向菩薩討求麼？

沃葛諾 對的，在菩薩面前人人都是討飯。

埃格瑪 有權有勢的國王莎爾頓常常在他王廟裏坐在寶玉的祭臺旁邊，不是跟我們坐在街角上宮門口一樣麼？

尤爾甫 雖然話是不錯。

埃格瑪 那末我們跟他們學習這神聖的行業，用新穎精巧的方法去做，菩薩不是應該喜歡的麼，好像聽教士們唱新歌一樣。

尤爾甫 可是我怕。

埃格瑪 (向史拉辯) 你先進城去，預言說山上綠石頭雕的菩薩有一天要從瑪瑪山假裝了人進城來了。

史拉辯 是，主人。我自己預言呢？還是要他們在舊的古典裏找到呢？

埃格瑪 讓他們在不常見的古典裏找到罷。再在市上口頭宣傳一下。

史拉禱 遵命，主人。

(史拉禱遲遲未下。小賊與莎衡上)

沃葛諾 這是我們的小賊。

埃格瑪 (很鼓勵的) 啊，他是個很靈巧的小賊。

小賊 我只能給你偷三件綠色的繡袍，老爺。城裏現在綠袍太少了；並且這是個很會懷疑的地方，懷疑了還不知道慚愧的地方。

史拉禱 (向一乞丐) 這算不得偷。

小賊 老爺，我不能多偷，我不是從小做賊的。

埃格瑪 你能偷三件也好，或者夠用了。你小賊當了幾年了？

小賊 我十歲就當小賊。

史拉禱 十歲！

埃格瑪 我們把繡袍撕碎了，分給七個人。(向莎衡) 再替我找個討飯的來。

史拉禱 我主人十歲的時候，一晚上能溜兩個城。

沃葛諾 (羨慕的) 溜兩個城！

史拉禱 (點頭) 在他的故鄉嫦娥廟裏的黃金杯至今不知下落。

埃格瑪 是的，撕成七塊。

尤爾甫 我們每人穿一塊在破衣的外面。

沃葛諾 對的，對的，我們就神氣了。

埃格瑪 不是這樣辦。

沃葛諾 不蓋住我們的破衣麼？

埃格瑪 不，不仔細看着我們的會說：「他們是討飯的。他們裝出菩薩的樣子。」

尤爾甫 那末怎麼樣呢？

埃格瑪 每個人都穿一塊在破衣的裏面，不過這兒那兒要露出一點來給人看見，那末

他們會說：「他們裝成討飯的樣子。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

史拉喬 聽我聰明的主人呀。

沃葛諾 (崇拜的) 他纔真是一個討飯的。

尤爾甫 他真是一個老討飯的。

—
幕

第二幕

〔景〕 康谷洛城的大公共聚會廳。市民等等。七個乞丐穿着綠綢在破衣裏面。

渥萊突 你們是誰，從那兒來的？

埃格瑪 誰敢說我們是誰，從那兒來的。

渥萊突 這些討飯的是什麼東西，來這兒幹麼？

埃格瑪 誰告訴你，我們是討飯的？

渥萊突 這班人來這兒做什麼？

易勒侖 啊，天呀！

埃格瑪 天是我的家，月是我的親妹妹。

易勒侖 什麼？

埃格瑪 月是我最小的妹妹。

史拉辯 我們小妹月兒在晚上從瑪瑪山上跑到我們懷裏來。她年輕的時候，她在山上蹩蹩跳跳跑遍了全山。她年青瘦小的時候，她來跳舞給我們看；她年老難看的時候，蹩着腳跟踉蹌的走下山去。

埃格瑪 可是她現在又年輕了，永遠是活潑而年青的。她又在跳回來了。年代不能拘束她，也不能使她的弟兄長出一根灰色的頭髮。

渥萊突 這不是件怪事麼。

易勒命 這是異乎尋常的事呀。

阿克諾 預言也沒有想到這個。

史拉辯 她到我們這兒來既活潑又新鮮，還記得從前相愛的遺跡。

渥萊突 最好請預言家到我們這兒來說說看。

易勒命 從前沒有這種事情。讓預言家來罷；讓預言家告訴我們將來的事情。

(乞丐們坐在地板上，態度一似瑪瑪山上的菩薩)

市民 我今天在市場上聽見有人說在什麼老的古典裏有段預言，牠說瑪瑪山上的七尊菩薩要裝了人進城來了。

易勒命 這預言是真的麼？

渥萊突 這是我們唯一的預言。人沒有預言好像水手在沒譜的海上航行。他不知道那兒有礁，那兒有港。管舵的人只見前面一片漆黑的，星也不能指點他，因為他不知道星有什麼用處。

易勒命 我們不應該考查考查這預言麼？

渥萊突 讓我們接受牠罷。這好像一盞搖搖不定的小燈，雖然掌在一個醉漢的手裏，但他總是沿着海港走的。讓我們聽從那預言的指點罷。

阿克諾 說不定他們是慈悲的菩薩。

埃格瑪 天下的慈悲沒有比我們的慈悲更偉大的。

易勒命 那末我們不用忙什麼；因為他們不會給我們危險的。

埃格瑪 天下的發怒沒有比我們的發怒更利害的。

渥萊突 讓我們獻祭些東西給他們，如果他們真是菩薩的話。（跪）

阿克諾 我們謙卑的敬拜你們，如果你們是真的菩薩。

易勒命 （也跪）你比一切人都有威權，在菩薩中間占很高的地位，是本城的主宰，雷

電是你們的玩物，旋風和月蝕和一切人類的命運都在你們掌握之內……如果你們是真的菩薩。

埃格瑪 本來這地方要受瘟疫，現在讓牠慢一點降臨罷。本來這地方要受震災，在雷電的咆哮中全城要陷落下去，現在也可以遲一點發動了。本來軍隊要追殺一班逃亡的人，現在也可以緩一點派遣了，如果我們是菩薩。

民衆 如果我們是菩薩！

渥萊突 來，快獻祭罷。

易勒命 拿羊來。

阿克諾 趕快，趕快。（數人下）

史拉禱 （很莊嚴的）這菩薩是個最有神通的菩薩。

莎衡 他不是平常的菩薩。

墨冷 真的我們都是他一手超昇的。

市民 （一女子，向史拉禱說道）他不曾害我們吧？菩薩都不會害我們罷？我們要獻祭頂好的東西給你們。

另一市民 我們要把和尚祝福過的羊獻祭你們。

市民一 好菩薩，你不跟我們發怒罷？

史拉禱 誰敢說老菩薩心裏這時候不在起殺害你們的念頭？他不是跟我們一樣是平常的菩薩。有一次一個看羊的在山裏走過他的面前懷疑他，他就立刻要了那看羊人的性命。

市民 好菩薩，我們沒有懷疑。

史拉癩 那天晚上他就死在山上了。

市民二 好菩薩，我們獻祭的東西一定是頂好的。

（數人上帶着一隻死羊和鮮菓。他們把死羊放在生火的祭台上，鮮菓放在祭台

前）

莎衡 （伸出一手指祭台）這條腿還沒煮熟啦。

易勒侖 這倒奇怪菩薩竟這樣關心羊腿的熟不熟。

渥萊突 這當然是奇怪的。

易勒侖 我差不多要說那說話的是個平常的人。

渥萊突 （捋捋鬚鬚，看看第二個乞丐）奇怪。當真奇怪。

埃格瑪 菩薩愛煮熟的肉不是很奇怪麼？因為這個緣故，天上有一閃一閃的電光。電光

閃在人的腿上，在瑪瑪山上的菩薩就聞到一陣熟肉的香味。菩薩不發怒的時候，喜

歡煮熟的肉；不過有時喜歡生肉。在菩薩方面沒有分別的：快停火罷。

渥萊突 不要，不要，山上的菩薩。

其他 不要停，不要停。

渥萊突 讓我們趕快把肉獻上去。如果他們喫的，什麼事都沒有了。

（他們大家獻上去，乞丐們大嚼，只有埃格瑪不喫觀看）

易勒侖 不知道他們的人差不多要說他們喫的樣子好像餓人。

其他 別嚕嘛。

阿克諾 看起來好像他們很久沒有喫過這樣一頓飯了。

渥萊突 樣子多餓呀。

埃格瑪 （沒有喫）自從世界很新的時候起，那時人肉比現在要嫩得多，我就不喫東

西直到現在了。這班小菩薩從獅子那兒學會了喫的習慣。

渥萊突 喔最老的神仙菩薩呀，喫一點，喫一點。

埃格瑪 我這樣的菩薩喫東西是不相宜的。畜牲，人和年青的菩薩纔喫的。太陽，月亮，電

光跟我能殺能怒，但是不喫東西。

阿克諾 祇要他喫我們的祭品，就不怕他難爲我們了。

大衆 喔老菩薩，喫一點呀，喫一點呀。

埃格瑪 夠了。他們已經降低了身份做這種畜牲和人的壞習慣，已經很夠了。

易勒命 (向渥萊突) 可是他很像我最近看見的那個討飯。

渥萊突 不過討飯喫東西的。

易勒命 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討飯，會拒絕胡特婁酒的。

阿克諾 這個不是討飯。

易勒命 不過讓我們給他一杯胡特婁酒試試。

阿克諾 我們疑心他是不應該的。

易勒命 我不過要證明他的確是菩薩罷了，我去拿胡特婁酒來。(下)

阿克諾 他不會喝的。如果他喝了，那他就不會難爲我們了。讓我們獻給他喝罷。

(易勒侖又上，手持一大杯酒)

乞丐一 這是胡特婁酒！

乞丐二 這是胡特婁呀！

乞丐三 一大杯胡特婁酒呀！

乞丐四 喔，幸福的一天呀！

墨冷 喔，快樂的時間呀！

史拉辯 喔，我的聰明的主人呀！

(易勒侖拿着大杯。乞丐們都伸出手，埃格瑪亦在內。易勒侖給埃格瑪。埃格瑪很莊重的拿在手裏，很小心的傾倒在地上。)

乞丐一 他倒掉啦。

乞丐二 他倒掉啦。

（埃格瑪嗅嗅酒味，說道）

埃格瑪 這是很適當的祭品。我們的怒氣現在平靜些了。

又一乞丐 不過這是胡特婁酒呀！

阿克諾 （跪向埃格瑪）好菩薩，我沒有孩子，我要……

埃格瑪 現在不要再打擾我們。這個時候應該菩薩跟菩薩講話的時候了，如果人聽到了，就會猜到他命運的空虛，這於人是沒有好處的。去罷！去罷！

（其餘的都走了，祇剩一個）

其人 好菩薩……

埃格瑪 去罷！（其人下）

（埃格瑪取了一塊肉，開始大嚼。乞丐們站起來伸伸懶腰。他們哈哈的笑，但埃格

瑪很餓的嚼喫）

沃葛諾 啊，現在我們恢復原狀了。

莎衡 現在我們有人布施了。

史拉禱 主人！我的聰明的主人！

尤爾甫 這真是好日子，好日子，可是我還怕。

史拉禱 你怕什麼？沒有一點可怕。誰也不及我主人聰明。

尤爾甫 我怕我們冒充的真菩薩。

史拉禱 真菩薩？

埃格瑪 (把肉從口裏拿出來) 史拉禱，你來。

史拉禱 (走向埃格瑪) 是主人。

埃格瑪 我喫的時候你小心門外面。(史拉禱走向門口) 用菩薩的坐法，坐在門口。有

人走近來就告訴我。

(史拉禱以菩薩坐法坐在門口，背向觀衆)

沃葛諾 (向埃格瑪) 但是，老爺，我們喝得到胡特婁酒麼？

埃格瑪 祇要我們開頭聰明一點，什麼東西都能有。

莎衡 老爺，有人疑心我們麼？

埃格瑪 我們不能不十分的聰明小心。

莎衡 但是如果我們不聰明小心呢，老爺？

埃格瑪 呀！那末死……

莎衡 喔，老爺，

埃格瑪 ……就在眼前。

（人人都不安起來，只有史拉辯安然不動）

沃葛諾 他們相信我們麼，老爺？

史拉辯 （半轉其頭）有人來了。

（史拉辯復原位）

埃格瑪 （放下肉）我們立刻就會知道。（大家都復原樣。一人上）

一人 好菩薩，我要不喫東西的那個菩薩。

埃格瑪 我就是。

一人 好菩薩，我的孩子中午時候給毒蛇在喉頭咬了一口。菩薩，救救他；他還透氣，不過
很慢了。

埃格瑪 他真是你的孩子麼？

一人 好菩薩，他當然是我的孩子。

埃格瑪 他平時身體很強，玩耍的時候，你常常禁止他麼？

一人 我從不禁止他的。

埃格瑪 死是誰的孩子。

一人 死是菩薩的孩子。

埃格瑪 你禁止你自己的孩子，要菩薩禁止死的玩耍麼？

一人 (怕起來，明白埃格瑪的意思) 喔菩薩！

埃格瑪 不要哭。一切人類所造的屋子，都是這菩薩的孩子玩耍的地方。

(此人靜靜的走出去，不哭)

沃葛諾 (攬住莎衡的手臂) 他真是一個人麼？

埃格瑪 (悔恨似的) 當然是人，是人；並且現在還是一個餓人。

——幕

第三幕

〔景〕 同前。與第二幕相隔數天。七個寶座，形似山嶺，毗連的在台後。乞丐們閑散的
躺靠在座上。小賊不在台上。

墨冷

討飯的從來沒有這樣好過的日子呀！

沃葛諾

啊，鮮美的水菓和香嫩的羊肉呀！

莎衡

還有胡特婁酒呀！

史拉辯

看我主人這樣聰明的方法比水菓羊肉胡特婁酒還要好。

墨冷

啊，當他們來偷看他喫了東西沒有的那種神氣呀！

沃葛諾

他們問他關於神仙和人的時候，他回覆得多聰明呀！

莎衡

他們問他爲什麼神仙要人類生瘤，他回答得多利害呀！

史拉辯 呀！我聰明的主人。

墨冷 他的計略成功得多好呀。

沃葛諾 現在跟餓隔得好遠呀。

莎衡 真好像去年的一個夢，從前的一件小嘈囂。

墨冷 吡，吡，看他們向我們禱求呀！

埃格瑪 我們從前當討飯的時候，不是也講討飯的話麼？不是跟他們一樣的叫喊麼？我

們從前的態度不是討飯腔麼？

墨冷 我們是討飯中間的驕子。

埃格瑪 我們現在既是菩薩，就該做像菩薩的樣子，不該譏笑拜敬我們的人。

尤爾甫 我猜菩薩的確譏笑拜敬他們的人的。

埃格瑪 菩薩從來沒有譏諷過我們。我們現在是在夢中最高的頂尖之上。

尤爾甫 不過我想一個人到了比一切人高的時候，菩薩就要譏諷他了。

(小賊上)

小賊 我一向跟賊來往，所以我跟看見一切知道一切的人混了好幾年，主人他們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可是他們不知道我是你們中間的一個。

埃格瑪 唔，唔……

小賊 現在有危險了，主人，有很大的危險。

埃格瑪 你以為人家疑心我們是人麼？

小賊 他們疑心了很久了，主人。我以為他們將來總會知道的。那我們就壞了。

埃格瑪 那末他們現在並不知道？

小賊 現在還沒知道；但是總會知道的，那我們就壞了。

埃格瑪 他們什麼時候會知道呢？

小賊 三天之前他們疑心我們。

埃格瑪 他們疑心我們比你想的還利害，但是誰敢說出來呢？

小賊 主人，他們都不敢。

埃格瑪 那你不用害怕罷，小賊。

小賊 三天前有兩個人騎了駱駝到瑪瑪山上去看菩薩還在不在。

埃格瑪 他們到瑪瑪山去！

小賊 去的，三天前動身了。

沃葛諾 那我們壞了。

埃格瑪 他們三天前去的麼？

小賊 是，騎了駱駝去的。

埃格瑪 他們今天該回來了。

沃葛諾 那我們壞了。

莎衡 那糟了。

小賊 他們一定看見七尊綠玉的菩薩依舊好好的坐在山上，他們就說「菩薩還在瑪

瑪山上。」那我們就要給他們燒死了。

史拉禱 我主人會想法子的。

埃格瑪 你溜出去到高的地方，望着城外的沙漠，看我們有多少功夫想法子。

(小賊下)

史拉禱 我主人會想法子來的。

沃葛諾 他害了我們啦。

莎衡 他的聰明就是我們的死運。

史拉禱 他會想出聰明法子來的。

(小賊又上)

小賊 太遲了。

埃格瑪 太遲了麼？

小賊 去的人已經在這兒了。

沃葛諾 那我們壞了。

埃格瑪 別做聲，我得想。

（他們都不動的坐着。市民上，跪倒在他們的面前。埃格瑪坐着深深的在想）

易勒侖 （向埃格瑪）兩位虔誠的香客去朝拜了你們的寶座，你們沒進城之前常用的寶座。（埃格瑪不做聲）現在他們回來了。

埃格瑪 他們離開了我們去找菩薩麼？有一條魚曾經出遠門去找過海。

易勒侖 最最尊敬的菩薩，他們虔誠到這等地步，連你們的寶座都去朝拜。

埃格瑪 我知道他們很虔誠的。這種人常常在我面前禱告，但是他們的禱告是不能接收的。他們並不愛菩薩，他們只顧自己虔誠罷了。我知道這些虔誠的人會說七尊菩薩還在瑪瑪山上。他們在你們面前好像很虔誠似的，騙你們說只有他們看見過菩薩。相信他們的就是傻子，跟他們一樣要受災難的。

渥萊突 （向易勒侖）聽，菩薩在發怒了。

易勒命 我可不敢說發怒的究竟是什麼。

渥萊突 說不定他們真是菩薩。

易勒命 從瑪瑪山來的人在那兒？

市民 從瑪瑪山來的人就在外面，現在在進來了。

易勒命 朝拜過你們寶座的香客要來敬拜你們了。

埃格瑪 他們是懷疑的。菩薩對於這班人多恨呀！懷疑是損壞美德的毒物。把他們丟在

監牢裏，不要污辱了你們的純潔。（起立）不要讓他們到這兒來。

易勒命 但是，最最尊敬的山上來的菩薩，我們也懷疑的，最最尊敬的菩薩。

埃格瑪 你們自作自受，自作自受……但是現在還不遲。懊悔罷，趕快把他們丟在監牢

裏，也許還有補救的方法。菩薩從來不會傷心流淚的。但是一想到屍骨堆得跟山一樣高，那他們也會像人一樣的傷心流淚。趕快罷，懊悔你們的懷疑罷。

易勒命 最最尊敬的菩薩，這是樁很大的懷疑。

市民等 他沒有死！他們不是菩薩。

史拉禱 (向埃格瑪) 我的主人，你有法子。你有法子麼？

埃格瑪 還沒有，史拉禱。

(駝夫二人上)

易勒命 (向渥萊突) 這兩位就是到瑪瑪山去的。

渥萊突 (大聲而清晰) 山上的菩薩還在瑪瑪山上麼？還是在不在囉？

(乞丐們急忙的跳了起來)

駝夫 他們不在山上了。

易勒命 他們不在山上麼？

駝夫 他們的寶座都空的了。

渥萊突 快敬拜山上的菩薩罷。(一切都跪倒)

阿克諾 他們真是從瑪瑪山來的。

渥萊突 來。讓我們來預備祭品。極豐富甘美的祭品來贖我們懷疑的罪過罷。（衆下）

史拉禰 我最最聰明的主人！

埃格瑪 不，不，史拉禰。我不明白怎麼一會事。兩禮拜之前，我走過瑪瑪山的時候，親眼看見七尊綠玉的菩薩坐在山上。

沃葛諾 我們現在得救了。

莎衡 呀，我們得救了。

埃格瑪 我們得救了，但是我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會事。

沃葛諾 討飯的從來沒有這樣好過的日子。

小賊 我出去看看。（他爬出門去）

尤爾甫 可是我覺得怕。

沃葛諾 怕？爲什麼，我們得救了。

尤爾甫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

沃葛諾 做的什麼夢？

尤爾甫 沒有什麼。我夢裏覺得口渴，有人送胡特婁酒給我喝；可是我夢裏覺得害怕。

莎衡 我喝胡特婁酒的時候，什麼都不怕。

(小賊上)

小賊 他們正在預備上等的酒席請我們；他們殺了好幾條羊，小姑娘都帶了菓子，還有許多胡特婁酒。

墨冷 討飯的從來沒有這樣好過的日子。

埃格瑪 現在還有人疑心我們麼？

小賊 我不知道。

墨冷 酒席什麼時候準備好？

小賊 天上星出來了就有喫了。

沃葛諾 呀，太陽已經下山了。不久又可以好好的喫一頓了。

莎衡 我們會看見那些姑娘們，頭上頂着籃子。

沃葛諾 籃子裏滿是鮮美的水菓。

莎衡 山谷裏一切的菓子都帶了來。

墨冷 呀，我們一生東奔西走，日子多長呀。

史拉禱 呀，也是多苦呀。

莎衡 多髒呀。

沃葛諾 酒也難得喝到一點！

墨冷 我們一生早討晚討，討到了多少呢。

埃格瑪 現在要什麼有什麼，一切的東西都來了。

小賊 現在一切好的東西都不用偷，只怕不久我的本領也要荒疏了。

埃格瑪 你的本領再也用不着了。

史拉禱 我主人的聰明足夠我們一世溫飽了。

(一驚惶失措之人上。他跪在埃格瑪前面，前額貼在地上)

一人 好菩薩，我們求你，我們全城求你。

(埃格瑪與其他的乞丐，用菩薩的姿態坐正，不做聲)

一人 好菩薩，太可怕啦。(乞丐們都不做聲) 你們晚上出來的時候真可怕呀。在沙漠邊上黑暗裏衝來衝去的樣子真可怕呀。小孩子見了你們都馬上死了。

埃格瑪 在沙漠上什麼時候看見我們？

一人 好菩薩，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你們真可怕呀。你們在黑暗裏真可怕呀。你們的手老是伸着摸着。你們在摸我們的城呀。

埃格瑪 你說昨天晚上麼？

一人 你們在黑暗裏真可怕呀！

埃格瑪 你自己親眼看見我們的麼？

一人 是的，好菩薩，你真可怕呀。小孩子一見你們就死了。

埃格瑪 你說你看見我們的麼？

一人 是的，好菩薩。不像你們現在這個樣子，不同，完全不同。你在黑暗裏真可怕呀。你們是……

埃格瑪 你說不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那末是怎麼樣的呢？

一人 不同，好菩薩，完全不同。

埃格瑪 但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一人 你們都是綠的，好菩薩，黑暗裏混身都是綠的，都是石頭，像你們在山上的時候一樣。好菩薩，你們是肉身的時候我們敢看，你們變了石頭走的時候，那真可怕呀，真正可怕。

埃格瑪 這是我們的樣子麼？

一人 是的，好菩薩。石頭不應該走的。小孩子看見的時候，他們不懂。石頭不應該在晚上走路的。

埃格瑪 近來有人懷疑我們。他們滿足了沒有？

一人 好菩薩，他們嚇壞了。好菩薩，饒了我們罷。

埃格瑪 懷疑我們是不應該的。去罷，虔誠一點罷。

(一人下)

史拉辯 主人，他們看見了什麼？

埃格瑪 他們看見的是自己的害怕，在沙漠上跳動。他們在晚上，看見綠的東西，小孩子

就亂說是我們。我不懂他們看見的是什麼。他們會看見什麼呢？

尤爾甫 他說有什麼東西從沙漠裏來的。

史拉辯 沙漠裏有什麼東西來呢？

埃格瑪 他們都是傻子。

尤爾甫 照那個人灰白的臉色，一定看見過可怕的東西。

史拉辯 可怕的東西？

尤爾甫 那人的面色一定接近過可怕的東西。

埃格瑪 使他們害怕的是我們，他們的害怕使他們變成傻子。

(一僕役持一火把或燈上，放在祭台上，下)

莎衡 現在我們可以賞鑑賞鑑小姑娘的臉了，當她們來獻酒的時候。

墨冷 討飯的從來沒有這樣舒服的日子呀。

埃格瑪 聽！他們來啦。我聽見有脚步聲。

莎衡 這是跳舞的小姑娘。她們在來了。

小賊 怎麼沒有吹笛的聲音；他們說要和着音樂進來的。

沃葛諾 她們的靴子好重呀，聽起來好像石頭的步伐。

莎衡 我不喜歡這樣重的腳聲；給我們跳舞的，應該跳得輕鬆。活潑潑的輕輕的纔好呀。

埃格瑪 如果她們跳得不活潑，我不向她們笑。

墨冷 她們來得好慢呀。應該跳得快些。

莎衡 她們應該一面跳一面進來。但是她們的腳聲，跟石頭一樣重。

尤爾甫 (高聲如歌唱) 我怕，我害怕，我怕我們的將來！我們在七尊菩薩面前做了錯事；我們從前是討飯的，應該還是做討飯；我們現在丟了我們的職業，來受死罪；我再也不能不把心裏的怕講出來了：怕，要四處的跑，四處的叫：怕，要喊着從我身子裏跑出來；好像一個受災害的城裏跑出來的狗。因為我的怕看見過災難，知道過壞事。

史拉癖 (粗糙聲) 主人！

埃格瑪 (起立) 來，來！

(他們聽。沒人說話。石靴的聲音上台來了。一行七個綠色的人魚貫而入，他們的手面都是綠的；他們穿綠色的石芒鞋；他們走時，兩膝分得很開，表示盤膝坐了有幾百年了；他們右臂右前指都指着天，右肘擱在左手上；他們背曲得很古怪。他們經過乞丐們的面前，乞丐們嚇得動彈不得，於是左右六人面向觀衆坐在地上，態度一如前言。中間的領袖站着，曲着背。當他們進來的時候，沃葛諾說道：)

沃葛諾 山上的菩薩！

埃格瑪 (粗聲的) 不要說話。他們給光耀亂得看不清楚。也許看不見我們。

(那領袖把燈指了一下，燈光轉綠色。六人坐後，那領袖很快的伸出前指去，把乞丐一個一個都點化了。被點者立刻坐下去盤上了膝，右手指直挺挺的指着天，眼光呆呆的現驚駭色。乞丐們都點化完了，不動的坐着，一陣綠光落在他們的面上。菩薩出去。不一會市民上，跳舞的姑娘手裏拿着食物和水菓。他們一個個的手觸乞丐的臂)

市民一 他們冷了；他們變了石頭了。

(一切人都跪倒，前額觸地)

市民二 我們懷疑了他們。我們懷疑了他們。他們又變了石頭，因為我們懷疑了他們。

市民三 他們是真正的菩薩。

衆人 他們是真正的菩薩。

——幕——

〔附註〕 此劇原作者爲 Lord Dunsany 原劇名 *Gods of the Mountain* 特此聲明。

門外漢

登場人物

鮑八爺——安琪的丈夫

大博士

安琪

范賴漢——安琪的情人

阿都——安琪的丫頭

高吉蒲——安琪的父親

費蘭伯

陸萬里

場一——鮑八爺

鮑 我是世界上男子中間最不幸的人！我有個老婆真把我麻煩死了；她不但不能料理家務，把家裏弄得清清楚楚舒舒服服的，使我喜歡；並且害我每天要發二十次脾氣。她成天的不在家，在外面到處亂跑，喫大菜，坐汽車，跟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來往。唉！可憐的鮑八爺，你是多麼可憐的丈夫呀！但是我總得收拾收拾她。如果我把她殺了？……這不成，那我將來的性命也不保。如果把他關在監牢裏吧？……也不成，這個騷東西會想法逃出來的。……真糟透啦，怎麼辦纔好？——嗑，大博士從那邊來了；請教請教他，解決我的難題罷。

場二——博士 鮑八爺

鮑 我正要來拜望你，請教你指點我一件於我很重要的事。

博士 你一定是個家教惡劣，性格粗魯，教育幼稚的庸夫，向大博士講話，竟連帽子都不脫。脫帽者西洋人之大道也。人而不知脫帽，其與禽獸何異？並且你開口就說話，既不稱我大博士，又不照呼一聲老人家。你當我是什麼呢，啊？

鮑 大博士，我真正抱歉得很。因為我心裏亂說話就不加思考了；不過我知道你是個彬彬有禮的大博士。

博士 「彬彬有禮」這纔像讀書人講的話。不過彬彬兩個字是出於那一本書上的？

鮑 不管牠出於那本書上，跟我總沒有多大關係的。

博士 那末你學一學，彬彬是雙聲疊韻，從三林聲中，文質偏也。論語曰：君子文質彬彬，就是這個出點，但是現在把話再說回轉來：你究竟當我是什麼呢？

鮑 我當你是一位博士。可是讓我把難題講給你聽罷。你知道——

博士 讓我先告訴你聽，我不但是一位博士，並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倍的大

博士，集合世界上一切大博士的大成，採取古今中外大博士的精華。第一，一乃數之始也，萬物之所從始也，一切其他的數目都基礎在一上，書曰惟精惟一，所以我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博士，宇宙間最有學問德行的大博士。第二，欲知天地間一切萬事萬物，必不可少的兩樣才幹，一是感覺靈敏，一是聰明伶俐；我的感覺最靈敏，聰明頂伶俐，所以我是兩倍的大博士。

鮑 不錯；不錯，我要——

博士 第三，三者衆也，三人爲衆。易曰天地人爲三才，是數之備者也。希臘孟夫子亞里斯多德說，三者完備之數也；我是完而備者也；我不論做什麼事都是完備的，頂好的；所以，我是三倍的大博士。

鮑 很好，很好，那末，大博士——

博士 第四，中國的學問分四部：經史子集；外國的學問也分四種：論理，道德，科學，哲學；我是中西合璧，博古通今，四部全書，藏在我大肚子裏，四種外國學問都在我大頭腦裏；

所以我是四倍的大博士。

鮑 糟糕，我又不是不相信你。你聽我講。

博士 第五，古有五言，言人五種道德的行爲也。禮記曰：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可以正身安國矣。在下敵博士行行俱有。宇宙間有五
大行星，金木水火土，西洋的天文家對於那些星球上的情形，都還弄不清楚，只有我
知道；所以我是五倍的大博士。

鮑 我一定要耐心纔好。

博士 第六，古有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爲六德，我那一樣不齊備？所以我是六倍的大博士。
鮑 好，好，儘量由你說罷。

博士 第七，七是星期日，是快樂之日也。我博士生平最留意的是尋快活；所以世間一切
快樂的事我都知道，並且我的確是世界上頂快活的人。第八，八這個字兩面都是一
撇，最平均的；所以牠是代表公平正直的。一撇代表我的言，一撇代表我的行，言行一

致，所以是八倍的大博士。第九，九是數之終也，衆多了；所以古書上有九宮，九章，九卿，九達，九游，九圍等等的說法，甚言其衆多也。所以我是無美不備，無善不有的萬寶全書。第十，十者數之全也。周禮曰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我是十全十美的大博士，我並且有將者的十字；淮南子曰所謂十字者神明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濫於辨，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根據以上準確，完美，清明的理由，你瞧我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倍的大博士。

鮑 這些鬼話，他算什麼意思呢？我以為他是個聰明人，可以好好的替我出點主意，那知道雇來的泥水匠，坐在屋頂上，不但不做工，還五塊六成的鬧得屋子裏的人都頭痛腦漲起來。一，二，三，四——哈哈！——哈哈！——哈哈！來，不是這個；你得聽我說，我是最不喜歡浪費你時間的；你要什麼，我就拿什麼來酬報你——如果你要錢，我也有。

博士 哈！錢？

鮑 是，錢；你要什麼別的都可照辦。

博士 （很尖利的，拉起他身後的長袍，預備跑走）你以為我是個愛財如命，利祿薰心，

唯利是圖的金錢奴隸麼？朋友，你眼睛看錯了。如果你給我一皮包金子。皮包在金匣

裏，金匣在寶箱裏，寶箱在精美的櫃子裏，精美的櫃子在藏珍的博物院裏，藏珍的博

物院在華麗的宮殿裏，華麗的宮殿在宏壯的堡壘裏，宏壯的堡壘在有名的某城裏，

有名的某城在肥腴的某島裏，肥腴的某島在興旺的某省裏，興旺的某省在富強的

某國裏，富強的某國在這地球上；如果你把這地球給我，那地球上富強的某國，富

強的某國裏有興旺的某省，興旺的某省裏有肥腴的某島，肥腴的某島上有有名的

某城，有名的某城裏有宏壯的堡壘，宏壯堡壘裏有華麗的宮殿，華麗的宮殿裏有藏

珍的博物院，藏珍的博物院裏有精美的櫃子，精美的櫃子裏有寶箱，寶箱裏有金匣，

金匣裏有皮包，皮包裏有金子，我也不要，跟不要這個一樣。（他彈指作聲，跑下台去）

鮑 唉，真倒霉，看錯了人。我看他穿着博士的衣服，以為他跟其他的博士一樣，頂喜歡的

是錢；現在他不要錢，那就更容易了。讓我追上他去。（跑下）

場三——安琪 范賴漢 阿都

安 范先生，如果先生能常常來看望我；我就感謝先生，我的丈夫是一個很難看的，沒有教育的酒鬼，我也算觸了十千八百個霉頭去嫁給這種飯桶，犧牲了我一身的才貌。跟這樣的人住在一起，你先生瞧有什麼樂趣？

范 你待我太好了，我答應你儘我的力量來侍奉你；你說我不討厭，那真比什麼都使我高興，我將來一定不使你失望，以報答你這點格外看待的恩惠。

阿都 呀！快一點，快講別的話罷；我們的老鬼那邊來了。

場五——鮑八爺 范賴漢 安琪 阿都

范 小姐，我心裏抱歉得很，報告你這種壞消息，不過我不來說你總得會知道的；現在你

令兄既竟病了！

安| 呀！先生不必再說了，謝謝你勞你跑了一趟。（范賴漢下）

鮑| 好！我烏龜的名聲還有什麼話說呢？好好！你這騷東西！我幾次三番的勸你，你還是跟混賬男人在一起！你這不要廉恥的淫婦，把我氣得要發狂了。

安| 你爲這點兒事情，來罵我麼？那位先生是來告訴我哥哥病重：你爲什麼跟我老是借事吵嘴？

阿都| 呀，我一看見他，就知道又要鬧架了。

鮑| 你這壞蛋，你們都不是東西：阿都，太太是你引壞的；你沒有來之前，她倒沒有現在那樣壞。

阿都| 你真的對待我太客氣了。

安| 讓這醉鬼自個兒鬧去；你瞧他不是發神經麼，嘴裏胡說八道的。

場五——高吉蒲 費蘭伯 安琪 阿都 鮑八爺

高 嘿，我那混賬的女婿又跟我女兒吵架了！

費 我們去看看怎麼一會事。

高 什麼！老是吵架！家裏永遠不會安靜麼？

鮑 這個醜東西叫我酒鬼！（向安琪）好，在幾位親戚面前，我要把你的醜事講個明白。

高 該死的……你們究竟怎麼一會事？

安 他總是先……

阿都 你跟他訂婚的時候，剛巧碰到了惡時辰！

場六——高吉蒲 費蘭伯 安琪 阿都 鮑八爺 博士

博士 什麼，這是什麼意思？擾攘不清！喧嘩無狀！雞鳴狗吠！無時或已！吵架！爭鬪！亂哄哄！熱

鬧鬧諸位先生們，畢竟是什麼事呀？什麼事呀？什麼事呀？來，難道不能和解麼？讓我來做個和事老人，不要再吵鬧了。

高 我女婿跟我女兒吵了架。

博士 但是怎麼可以呢？來來，告訴我你們吵架的原因。

高 先生……

博士 簡括的說罷……

高 是，是，但是你把帽子戴在頭上罷。

博士 這不是帽子，這是 Bonnet。你知道 Bonnet 是怎麼講的？

高 不知道。

博士 這是從拉丁文 Bonnum est 來的，中國意思就是好呀，為什麼稱牠為好呀，因為戴

了牠，就會不傷風不咳嗽。

高 真的麼？那我倒不知道啦。

博士 現在快一點，你們爲什麼吵架？

高 這個事情是這樣的。

博士 我再三的請求你快些講，你怎麼老是耽誤人家的時間，我城裏還有要緊事去呢；可是，爲調解你們起見，當然我願意留一會兒的。

高 我一會兒就可以講完了。

博士 那末快些。

高 只要一分鐘光景就行了。

博士 我們應當承認，高先生，能說簡要話的是一種天才，所以會講話的人，不但沒有人聽他，還會使人討厭他。老子曰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開了口總有壞東西跑進跑出，所以一個人最好還是不開口。

高 你得知道……

博士 希臘孔子蘇格拉底訓其弟子曰，治身有三要：一慎行，二慎食——就是小心喫飯

——三慎言。高先生，你講罷。

高 我正要跟你說。

博士 簡簡單單的，用不着冒頭，也用不着長篇大論；最好像聖人教訓弟子時說的話一樣簡括；快一點，快一點，高先生，趕快說，不要講廢話。

高 那末讓我說……

博士 你說夠了，高先生，你說得太多了。別人告訴我罷，究竟爲什麼事吵架的。

費 你得知道，先生……

博士 你是個笨牛，沒有學問的，不懂禮貌的，蠢驢，阿木林。什麼！你講話連一點客套都沒有！別人告訴我罷；年青的奶奶，你說說；看爲什麼這樣吵鬧？

安 你難道不看見我那獸子樣的胖胖的酒桶做的丈夫麼……？

博士 客氣一點，在大博士面前講起你的丈夫，要放尊重一點。

安 呀！我希望我能這麼想就好了。不過我不管你是大博士，小博士，什麼道理什麼主義

都不在我心上，我自個兒要是喜歡，也可以稱博士。

博士 你喜歡就可以當博士！倒是一個好漂亮的博士，我看你太任性一點罷……唉，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你告訴我罷，究竟爲什麼大聲的吵鬧？

鮑 大博士，尊駕……

博士 你的話頭開得好，「尊駕」這兩個字耳朵裏很聽得進去，真所謂賞心悅耳，「尊駕」

鮑 照在下的意思。

博士 不錯……「照在下的意思」意以言志，志以定標，標即最後之目的物也。這話說得好，「照在下的意思」

鮑 我氣得快要炸了。

博士 「炸」字用得不得當，把牠換去罷。這個字太俗太下流了。

鮑 但是，大博士，可憐我聽我說罷。

博士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鮑 不管赤隱不赤隱，你總得聽我的話，不然我把你博士的頭拍牠下來！你這些鬼話有什麼意思呢？

（鮑八爺，安琪，高吉蒲，阿都，費蘭伯都要把吵架的原因告訴出來；博士說和解最要緊。他們同時說話，聲音鬧得可怕得很，在喧鬧中，鮑八爺用繩把博士的腿縛住了，推倒他平躺在地上，拖他下台去；博士躺在地上，依然滔滔不絕的說話，用指頭數着他的論點，好像他並沒有躺在地上的一樣。）

高 現在，我的女兒，好好的跟你丈夫回家去罷。

費 明兒再見。

（費蘭伯，高吉蒲和安琪下）

場七——范賴漢 陸萬里

范 陸先生，我非常感謝你，特意跑來通知我，大約一點鐘後，我一定到你跳舞會來，跟我的愛人會面。

陸 可不能耽擱這麼久，因為一刻鐘之後，跳舞會就要散場了，那末你去也會不到你的愛人了。

范 那末讓我們一塊兒走罷。

(范賴漢和陸萬里下)

場 八——安琪(獨場)

安 我丈夫既不在家，讓我到隔壁跳舞會去轉一轉。他大概在什麼地方喝酒，我一定可以比他先回家。這混賬東西常常留我一個人看家，好像我是他的看門狗一樣。

(安琪下)

場九——鮑八爺

鮑 這自鳴不凡一知半解的博士只有這個辦法對付他。混賬的蠢東西，總有一天給鬼靈捉了去！我只一推把他一切的理論都推翻了。現在我要回家去，看我老婆晚飯預備好了沒有。（退）

場十——安琪

安 運氣真壞！我去得太遲，跳舞會已經散場了。我到門口，人人都在出來。但也不要緊，我下次再可以去。我回家去只當沒有這會事。糟糕！門已上鎖了；阿都阿都！

場十一——鮑八爺（在窗口）安琪

鮑 「阿都阿都！」好阿都怎麼樣？這樣晚的夜裏這樣壞的天氣，你從那兒來呢？

安 我從那兒來？只要你把門打開，我會告訴你，

鮑 是，我再會上你的當！你去罷，到來的地方去睡罷；像你這樣浪蕩的人，我再也不來開門了。什麼；半夜裏獨個兒還在街上！我真給你氣老了。

安 好，我獨個兒在街上，你罵我是什麼意思！有人陪着我，你又要罵我；叫我怎麼樣纔好呢？

鮑 守在家裏，準備晚飯，管理家務，當心孩子，這都是你應該做的；不過多講有什麼用呢；再見，明天會罷，隨你往那兒去，我都不管，只要不來打擾我。

安 你不肯開門麼？

鮑 不開，不替你開門了。

安 呀！我最親愛的丈夫，我求求你開開門罷；開罷，開罷，我的親熱的好心肝呀！

鮑 呀！狐狸！呀！惡毒的雌蛇！你想騙我開門。

安 開，開門罷。

鮑| 再見！祝你晚安！

安| 什麼，你不開麼？

鮑| 不開！

安| 你一點不可憐這樣愛你的老婆麼？

鮑| 不，我一點不動心。你得罪了我，我要深深的報你的仇！換句話說，我不答應你。

安| 你可知道如果你做得太過分了，把我冒上了火，也許我會做出你將來要懊悔的事。

鮑| 親愛小妖狐，你要怎麼呢？

安| 我對你說，如果你不給我進來，我要自殺在這門口；我爸爸媽媽今晚上一定還要來

看！望！我！們！的！如！果！他！們！找！到！我！死！掉！了！你！明！天！就！得！鎗！斃！。

鮑| 哈哈！哈哈！你這傻瓜！你看誰的損失大？胡說，你決不是那樣的傻子，開這種頑笑。

安| 你不相信我。你瞧，這是我的刀；你要是真的不開門，我就一刀刺在心裏。

鮑| 小心，這是把很快的刀。

安 你不肯給我進來麼？

鮑 我告訴過你有二十遍了，決不再開門了，你要殺，去殺罷，死罷，到地獄裏也不關我的事。

安 (假裝自殺) 那末下世再見罷……呀，我死啦。

鮑 她真會這樣傻，自殺了麼？讓我帶個火下去看看。

安 (旁語) 我要報你的仇了。只要我在你找我的時候，溜進了門，那就是我的機會了。
(她擦過鮑八爺身，跑進屋去，鮑八爺竟沒注意到。)

鮑 哼！我知道她不會那樣傻的。她說死了，其實跑得比馬還快些啦。老實說，她真的把我嚇了，還是逃走的好，因為她如果活着站在門口，我總得要把她打個半死纔休。現在我回去睡罷。喂！一定是風把門關上了。嘻！阿都，阿都，開開門呀。

安 (在窗口)「阿都，阿都好！阿都好！阿都怎麼樣？」你這酒鬼，從那兒來？好，好，我爸媽快要來了，讓他們來看看。你這酒桶，你這不要臉的混帳，你成天坐在酒店裏，一動也不動；丟

鮑 你可憐的老婆冷清清的在家裏，看小孩子，成天的等着你回來，你也不管我們有喫沒喫，有穿沒穿，整天的在外頭。

快些開，你這女妖鬼！不開，頭都打破你。

場 十一——高吉蒲 費蘭伯 安琪 鮑八爺

高 怎麼，現在又是怎麼樣啦？還在吵嘴打架麼？

費 什麼？你們永遠不會和解麼？

安 你只要看他！喫醉了酒，到這個時候纔回來，吵架，還要用刀殺我。

高 她對的；你不應該這個時候回家來。爲什麼你不能夠像一個好好的父親，早早回家來。跟老婆和睦的過日子？

鮑 我如果離開過這個屋子，將來不得好死的！你問那邊洋台上的先生們。剛回家來的是她不是我呀，好人反而往往要受欺騙的！

高 好，好！來，來！和解了罷，你向她討一次饒。

鮑 我向她討饒！我情願魔鬼帶了她走。我真氣得把頭都氣昏了。

高 女兒，你來拉拉你丈夫的手，要好了罷。

場十三——博士（穿着睡衣在另一窗口出現）

博士 什麼！老是喧鬧，紊亂，爭訟，口角，打架，吵嘴騷擾，辯駁？永遠不停止麼？什麼事？怎麼一會事？人人日夜無安甯矣。

費 沒有什麼，大博士，人人都和解了。

博士 呀，講到和解，讓我來背一段書給你們聽，這是希臘孟夫子亞里斯多德講的，他說宇宙間萬事萬物都融和在一個定律之下。

費 長不長？

博士 不長，一點不長，大概只不過六十張到八十張。

費 謝謝，明天會，明天會！

高 不必費心了。

博士 你要聽麼！

高 不要聽。

博士 那末明天見——*Latine Bona nox*。

費 我們一塊兒去喫晚飯罷。（退）

——幕——

〔附註〕 此劇根據莫利哀 *The Jealousy of Le Barbouille* 一劇參加些中國的材料而改譯成的，特此聲明。

我愛，天亮了

登場人物

少女

少年

婦人

詩人

補鞋匠

〔時間〕 六月的下午

〔景〕 一角美麗的林地，青翠茂盛，顯然初夏的景象。地上綠茵如厚氈；隱微的流泉聲，悅耳清心。補鞋匠背靠着蒼老的樹幹，盤膝坐着在補修一雙破鞋。他身材短小瘦縮，面多皺紋，眼似霜夜的星光。身穿破舊的厚呢綿襖，紮腳褲，大布鞋；櫻色的小盆帽歪歪的頂在頭上。他一面引着線敏捷的穿來穿去，一面隨口吹着小調消遣。但是不多一會我們的注意力就被歌聲引了去。遠遠的似乎有個少年在唱「我愛，天亮了」的調子，還和着絃琴的聲音。半響，一對少年男女緩步的上場來。他們年紀大概都在二十左右。那少年面目清秀，眼光正直，一望而知還是個天真的小孩。他雖衣冠整齊，但那神情態度顯然還不以世界爲嚴重的。那少女更是一個無思無慮天真活潑的

美麗小孩子；眼光也很正直，不過比那少年還要敏捷些。她手裏彈着絃琴，隨和他的歌聲；她進場時猝然發出一陣清脆的笑聲。

場 一

少女 蠢極了，此刻又不是天亮！唱這做什麼？

少年 （富於情感的）因為這是我們的歌。

少女 但是此刻已經中午了。

（他輕輕捉住她的兩肩；他們眼對眼的相視着，表明他們倆滿頭滿腦都是愛）

少年 我的親親，有在我旁邊，什麼時候都是早晨。

少女 （假裝厭煩似的避開他）那個我知道——只是唱得太厭煩了。

少年 厭煩麼？

（他追她，她避他，終於給他捉住，奪着親一個嘴）

少女 不要這樣！

少年 爲什麼？你不是我的麼？

少女 我說不是！我朋友多着呢。

少年 （不高興）但是，我愛，你說你愛我的。

少女 喔，這是昨天呀！

少年 不要開頑笑了。這不是兒戲的事。你昨天說的話當真麼？

少女 （一手示愛似的圈住他的頭頸）當然啦！你沒有看見我的眼睛裏全是愛麼？

少年 （深深的看着她的眼睛）我的親愛的……

少女 我的親愛的！

（此時補鞋匠已站了起來，輕輕的帶笑的咳一聲。少年少女聞聲跳開，一看見第三者就躊躇害羞起來，面上都泛出紅暈）

少年 天呀！

少女 多難爲情呀！

少年 請——請你原諒。我們沒有看見你。

(補鞋匠面上立刻露出笑容表示親熱，並且意思說不要誤會他。)

補鞋匠 年青人，用不着顧我。情人，我見得多了，並沒有什麼新奇。

(少年少女交換了一個眼鋒，表示此人並不討厭。)

少年 (笑) 唔，我倒真有趣。不過我要問你，你在什麼地方見到那些——情人？

補鞋匠 不論什麼地方。

少年 (嚴重的) 你不以爲他們是傻的吧？

少女 (嫣然) 蠢的吧？

補鞋匠 喔，不，不，他們再嚴重沒有了。

少年 這是嚴重的，可不是？

補鞋匠 他們的行動確實是嚴重的。

少女 (坐在一根木頭上面向他) 怎麼是嚴重的?

補鞋匠 (很表同情的看着她) 假使我是男子愛了你, 見有旁人在你旁邊, 心裏那能不嚴重不煩悶起來。

少年 (苦笑) 我也一樣。

少女 (笑) 老師傅, 你真會恭維人!

補鞋匠 喔, 小姐, 不是的。情人我見得多了; 如果你是我的, 就一刻也離不開你。

少女 那末他怎樣呢? 譬如有個姑娘……有個女人……

補鞋匠 小姐這也有的。男子的心活的多, 並且他這樣的人, 女子誰不喜歡呢。

少年 (自信的) 那可白糟場了她們的好意了。

補鞋匠 祇要她們願意, 未嘗不能夠……

少年 可是我們, 你就不明白了。我們不是那樣的人, 我愛, 是不是?

少女 當然, 我們相愛了有兩年了。

少年 (坐在她旁邊，很坦直的說) 我們一見就愛，你還記得麼？

少女 那裏會忘記！

少年 這樣有許久了。

補鞋匠 了不得！

少年 多麼甜蜜！

少女 什麼都像變換過了。

少年 以前我是多麼的煩躁不安。

少女 以前我是多麼的煩悶抑鬱！不知道怎樣纔好

少年 現在…… (嘆一口氣，兩眼釘着她)

少女 到現在…… (嘆一口氣，兩眼釘着他)

補鞋匠 你們想結婚麼？

(他們的態度忽然轉變嚴重)

少年 我們想結婚比什麼都熱切。

補鞋匠 那末家裏不答應？

少女 他們——他們以為我們年紀太輕。這不是傻麼？我今年二十，我母親出嫁的時候，

比我現在還小兩歲。

補鞋匠 啊！她在這兩年裏，我想一定學了許多。

少女 她說時代不同了。

補鞋匠 大概對的。

少年 爸爸說讀完了大學，纔講得到結婚。

少女 那還要兩年哩！

少年 我們要二十二歲了！

少女 媽媽說那時我們只怕不要了。

補鞋匠 說不定會不要的。

少年 (責斥似的) 這些事你不懂的。我是男子漢，只愛一次永不改變的。

少女 我們一天比一天親愛了。

(補鞋匠把剛纔幾分鐘的事，重復記憶一遍——起先他們離得很遠，現已緊緊的靠在一起，因此覺得少女這句話，眼前確實無誤)

補鞋匠 (乾脆的) 我明白了，小姐。

少年 (勇敢似的) 並且我一出大學就結婚。

少女 (眼中滿是希望) 我們正在計劃最甜美的新家庭——

少年 (驕傲似的) 我們兩人的家庭——

補鞋匠 美滿的小巢吧，呀？

(他們臉紅了，但是他們以正直的態度對付他尖銳的眼光)

少女 是——又舒服，又愉快。

少年 葡萄籐的屋沿……

少女 坐房裏有大的火爐……

少年 白漆的天花板……

少女 向外開的窗……

少年 那裏可以站着看太陽下山。

少女 不是，我愛——那裏我可以看你回來。

少年 我轉進門前小巷來的時候，最先看見的就是你的臉——

補鞋匠 喔，不錯，門前應該有條可以轉灣的小巷。

少年和少女 (笑) 當然不錯!

補鞋匠 一個薔薇花架，可以讓小鳥在裏面啁啾的叫。

少女 (很高興的) 你怎麼知道?

補鞋匠 靠窗一棵大樹，小鳥可以在裏面築巢。

少年 (也很喜歡) 老師傅，你愛過人沒有?

補鞋匠 我現在正在戀愛。

少女 怎麼，老師傅，真的麼？

補鞋匠 啊，我每逢看見兩個年青人眼裏充滿着愛，我就戀愛了。

少年 唔，爲什麼我們要害羞呢？

補鞋匠 真的，爲什麼？

少年 (兩眼戀視少女) 我不管誰知道我愛你，我愛。

少女 (柔順的) 我愛，我也不管。

(但是聽啊！笑聲和步伐聲遠遠的走近來了。少年和少女坐開一點，心裏都討厭

這侵襲)

少年 有人來了！真討厭！爲什麼不讓我們靜一會呢？

少女 討厭！不曉得是那個討厭東西。

補鞋匠 說不定是世界，牠要來看你們剛纔說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

少年 那讓他們進來就是。

少女 (聰明似的) 但是剛纔我們多麼快樂。

少年 我的心肝，他們就要走的。

少女 (笑) 他們去了，我們更加會快樂。

補鞋匠 (低低的) 難說。

(少年少女向補鞋匠顯着驚異的面色)

少女 老師傅，你什麼意思？

少年 來，告訴我們！

(但是補鞋匠還沒回答，靜寂的空氣已被兩個侵入者打得粉碎。進來的一男一女，面貌都非常安詳。他們的年齡差不多將近三十，可是他們保養得好，年輕漂亮，看上去還像二十五六的光景，那男子穿了一身薄法蘭絨的衣褲。整潔美觀，一望而知是個天才，和老於世故的人。少女一見他就呆住了；她那種凝視，少年見了一定要嫉

忌；幸而那少年正給那站在旁邊的美婦人迷住了，沒有注意到少女。那婦人身材瘦長，姿態妖艷，說話時像鳥啣，少年聽到了又驚又喜。他們一見這對情人，便站住笑嘻嘻的望着他們；少年少女驚喜得手足無措的站了起來。

詩人（溫文爾雅的）啊，吵擾了你們吧？

婦人（兩笑眼看着少年）你多麼快樂……

詩人 多麼幽雅，多麼超脫。

少女（很高興的）但是你看我們有個滑稽的人在這裏。

（她手指補鞋匠，那時他又在勤懇的工作了；詩人向少女一笑）

詩人 妙啊！

少年（勇敢的）喔，他碰巧在這兒。

婦人 我們也是啊。

少女 我們跟你們打伴兒玩罷。

詩人 啊，我實在喜歡你極了！

婦人 什麼，你一碰到妖精，就把我丟了麼？

少年 （告奮勇的） 如果他這樣，我來保護你。

婦人 （向詩人） 你瞧他纔是一個男子漢呢。

詩人 （向少女） 你看他這樣會變心的。

少女 （很忠實的） 他不這樣說，說什麼呢？

婦人 （笑） 你真是可愛。（向少年） 今晚旅館裏的跳舞會上見面好不好？

少年 好！

詩人 那末，我的小愛人，今晚我請求你跟我跳舞？

婦人 孩子，當心他。他是詩人，詩人都是危險的。

少年 （紅着臉熱切的說） 但是你——你也得應許跟我跳一會舞？

詩人 阿呀，我的乖乖！（向少女） 當心她，我愛她是婦人，婦人都是危險的。

婦人 來罷，我們擾亂他們的真愛情這麼久，也該去了。

詩人 真該去了。（臨行時回首叫道）但是不要忘記跳舞啊？

少女 （面紅而又驕傲）當然來的！

少年 （向婦人走上一大步）你今晚不要忘記我呀？

婦人 不忘記的，再會罷！

詩人 小愛人，再會！

少女 再會！

（這時他們已下場不見了，只是他們的聲音還聽得見說「要來的」靜靜的少年和少女看着他們出去的路。當他們重又相互注視時，兩人都覺得與前不同了。他們嘆一口氣，但是並不為愛情，卻是為過分驕傲的自覺。眼中癡戀的神色已失去了，面頰上的紅暈也不見了）

少女 他真有意思！（從她的眼裏可以知道她見了世界上的禮貌不滿意於少年的粗

。率了。

少年 天下那有這樣的美女！（他以批評的眼光瞧着少女。）

少女 他多麼聰明——多麼文雅！

少年 （頭一仰眼一亮）她的聲音——我一世也聽不厭！

少女 不知道他們結婚了沒有——

少年 天呀，我希望他們沒有！她配那男的，太不值得了。

少女 （熱烈的）什麼，他多麼可愛——簡直像神仙；

少年 喔滑頭！

補鞋匠 你們剛纔計劃的小家庭怎麼樣了。

（他們此時已忘記他，一聽到聲音便喫驚的煩悶起來，轉身問他）

少年 （魯莽的）你什麼意思？

補鞋匠 呀！對了，你剛纔不是講結婚之後的小家庭麼？

少年 (激惱) —— 喔——沒有——當然沒有講。

少女 (用力的說) 我想沒有講。

補鞋匠 再告訴我聽聽呢。

少女 (笑) 老師傅，現在不講。太熱了。

少年 熱極了。讓我們回旅館去罷。

少女 去罷。我想去睡一會。

少年 (當他們走時他完全因責任關係提議道) 今晚上要來麼——有月呢?

少女 (心不在焉) 好的。

少年 那麼我在這裏等你?

少女 (強爲歡笑) 一定有趣得很。

少年 第六次舞之後——

少女 第六次?

少年 是——第六次。

少女 我準來……（強笑）我愛。

（兩人都笑，他圈住她的肩；出去了，還叫了一聲清脆的，「我愛」補鞋匠看他們去後，格格的笑了幾聲，重復做他的工，一面隨意歌道）

愛情與我都很好，

直到一天「命」來了——

既美且勇又自由——

我愛與我就糟糕。

場 二

〔時間〕 那晚上十點鐘

〔景〕 與前同。月色光明照耀如同白晝，惟深蔭處則甚暗。時爲深夜，神祕的寂靜。泉

水潺潺，異常悅耳；間或可以聽得一陣陣的樂聲，知道附近旅館中正在跳舞。我們在這幽默的佈景上看了一會便發見補鞋匠睡倒在樹下。但是他不久就給人吵醒了，因爲一陣急步，少年由林後偷偷的跑了出來，他向四面看了一轉，輕輕的叫道

少年 我愛！

（沒有回答，少年顯然煩燥得很！或是說良心責備）

少年 喔，我愛！（停步，聽）不在這裏呀，好奇怪！她說第八次舞後在這裏等我；我來了——剛纔正高興得從來沒有過——她竟這樣對待我，糟透了。

（補鞋匠醒了，坐起身來擦擦眼睛）

少年 （驚）……喂！你還在這兒！

補鞋匠 是在這兒，

少年 好天氣！你睡在這兒？

補鞋匠 這兒跟旁的地方一樣的好。

少年 喔！這在各人喜歡，你剛纔見有人在這裏麼？

補鞋匠 沒有——沒有什麼人。

少年 這倒有趣——真正有趣！

補鞋匠 你找什麼人麼？

少年 是呀。

補鞋匠 找那小姑娘罷？

少年 是呀。她答應我第八次舞後在這兒會面，我來了，她竟連影蹤都沒有，

補鞋匠 可準是第八次麼？

少年 (尊嚴的) 這種事情，我從來不弄錯的？

補鞋匠 喔，男子有時候弄錯的。

少年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我看她今晚和詩人不知道跳了多少次。

補鞋匠 假使她是我的情人，沒有一個詩人能有機會跟她跳舞。

少年（急得什麼似的）喔，你還說麼？講給你聽罷——女孩子以及旁的一切東西都跟你的時代不同了。

補鞋匠 男孩子又怎樣呢？

少年（熱烈的）我不同你講。今天的事你不懂的！

（一陣輕脆的脚步聲，我們聽到，但是少年太興奮了；沒有注意着）

補鞋匠 講懂不懂，今天同昨天一樣，明天和今天也沒有分別。

（一陣柔和快樂的笑聲應着補鞋匠的話而來，少年和補鞋匠轉過身去，只見婦人站着嘲笑似的得意似的望着他們。她穿着一身粉紅色的新式舞衣，月色射在白頸和肩上，白嫩得像大理石，襯在黑暗的夜景裏，更加奪目）

婦人 好呀！在月光底下說漂亮話，含意多深！

（婦人說的時候，少年很熱切的跑近她，她見了，非常驚異）

少年 親愛的！

婦人 你在這兒。

少年 (不得不解釋一下) 你瞧——我不能不來呀。

婦人 唔……來月光底下說漂亮話。

少年 (悶悶的) 誰高興說什麼漂亮話。

補鞋匠 太太，我在安慰他呢。

婦人 (低低的向少年) 啊……什麼事煩了你？

少年 怎麼沒有？

婦人 我麼？

少年 天呀，不是你是我的天使。

婦人 (輕輕的一笑) 原來爲這個麼？

少年 別開頑笑了。今晚上沒有你，生命簡直沒有價值。

(那婦人輕盈淺笑，表示明白他的意思；補鞋匠看得不好意思，重復把身體盤曲

起來，預備睡覺)

婦人 可憐的孩子！早知道你這樣不快樂，我該待你更好些。

少年 你還要怎樣好呢？我永世忘不了今天的一晚。

婦人 有人待你一樣好麼？

少年 你意思還要待我好一點，是不是？

婦人 爲什麼不是？

少年 這已經太好了。你差不多每次都跟我跳舞。

婦人 (嬉戲的) 你這樣，人家都要講我們了。

少年 (慨然) 誰管他？剛纔我不跟你跳的時候，我一直瞧着你。

婦人 我知道旅館裏的老太太們都在講我們。

少年 (很有丈夫氣概的笑) 讓她們講去——我們不在乎！我就是賣掉了靈魂也甘心。

婦人 (假裝受驚) 孩子，不准亂說！

少年 我現在相信仙女了。我真像跟仙女跳舞一樣，當我（遲疑不敢，半晌勇敢的接下

去）抱你在我懷裏的時候。

婦人 親愛的！今天下午我看你還是一個孩子，現在固然像大人了。

少年 （受媚了，態度嚴重）你的功勞。

婦人 好蠢呀！

少年 不相信我，一點不蠢。我一直是孩子，你來了，纔給我認識生命——真正的生命。

婦人 你也不情願再做一個孩子？

少年 當然不情願！今晚之後，不會有滿足了。

婦人 但是我剛見你的時候，你像是很快樂的。

少年 （憤懣）我也以為這樣。

婦人 那小姑娘又很可愛。

少年 （憤責的口氣）我以前也這樣想。

婦人 她好像很可愛，很天真，很誠摯——

少年 真的——實在真的！我以前一直這樣想。我願以生命做擔保！

婦人 她不見得欺騙過你罷？她看人總是老老實實的。

少年 （像釘一般的硬）老實——天呀！你該看看她瞧那詩人的神氣！

婦人 你以為太老實了？

少年 簡直糟透了！而那混賬講話的神氣，竟當她是他的。

婦人 不要告訴我！

少年 真正該死，她也樂意這樣。她擡頭瞧着他，像崇拜他到什麼似的。

婦人 不必再提了。我對她很失望。

少年 喔，她早上一見他，就愛他。（恨恨的）稱他神仙！

婦人 可笑極了！

少年 她狂了！你看她今晚同詩人跳幾次舞？我敢賭咒說，八次裏跳了五次！

婦人 可怕！她和你訂過婚沒有？

少年 唔，形式上還沒有，不過我們都罰誓永不變心的。

婦人 而現在她竟這樣待你。

少年 太對不起人了。

婦人 不過，你也該明白她年紀還輕——很輕。

少年 （良心覺得面一紅）唔——是的。

婦人 我怕壞處就在她年紀太小，怎麼配得上你這樣的男子。

少年 （驕傲起來）唔，你的話說不定對的。

婦人 我很明白，她實在還不明白正經。

少年 （完全沉浸在她同情裏）她一向不明白！我要她明白也不能。

婦人 （和緩的嘆一口氣）我怕她是水性楊花。

少年 她當然是水性楊花。你看她怎樣從我這裏漂到詩人那裏！你見了她看詩人的神

氣，人都要氣出病來的。

婦人（安慰他）你現在再不要爲她煩悶了。她現在已得到她所要的，你是何等慷慨的君子，干涉她做什麼。

少年（慷慨的）好，我準定如此。她做她的，我走我的。

婦人 以後她要想你的。

少年（掃興的）讓她去……我同她完了。

婦人 我很替她難過。

少年（誠摯的）你是世界上最美麗最温和最了不得的女子！

婦人（引彼入港）親熱的孩子，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少年（熱切的）不這樣說，說什麼呢？別的女子都不在我心上。她們不知道愛情是什麼意思。但是你懂……是不是？

婦人 你這樣想麼？

少年 我知道。(伸出兩手，婦人便接住他)親愛的手！(吻手)我可愛的憐惜我的好女人喔……你的聲音我永世聽不厭。好像——好像——喔，寶貝！那優詩人能告訴你，我不能。

婦人 我最喜歡你的話。

少年 (把頭完全轉過去)你是世界上我唯一愛的女子。讓我們回去跳舞罷。我跟你跳一世也不厭。

(他拖着她向外走，她並不拒絕，半推半就的跟他下場)

婦人 你說得好聽！你多大了，二十一，還是二十二？

少年 (喘不過氣)你——你猜得近了！

婦人 (他們下場)你像三十歲。

少年 (已下場，聲音還可聽見)——你是世界上最了不得的女子！

(他們走了之後，除了一二夜鳥的叫聲，潺潺的流水聲和補鞋匠的鼾聲，夜色沉

沉，寂無聲息。一刻兒聽得他柔和的唱了起來）

補鞋匠（唱）愛情與我都很好，

直到一天「命」來了——既美——

（他的唱聲一聽到一陣輕鬆而急的步伐便停止了，又聽得輕輕的叫道「我愛」）

補鞋匠 嘿哈！又來了一條魚！現在她來了，少年走了……直到一天「命」來了……

（補鞋匠重複裝睡，過了一刻少女上場，她穿着一身雪白的舞衣，潔淨樞雅，美麗絕倫——這種天真年輕的樣子，正是詩人所崇拜的）

少女 我愛！你在那裏？

（沒有人回答她，因此煩燥起來，不安起來）

少女 好，他原來沒有來！我愛！（憤懣）怎的他竟忘記了第十次舞……是的。我記清楚

是這一次，他竟遲了。（見了補鞋匠喫一驚隨後走近他）噢，這不是老師傅麼！（彎

身向他) 請醒來罷!

補鞋匠 (坐起來擦擦眼睛) 唔, 小姐?

少女 (好奇心) 你整天到晚住在這樹底下的麼?

補鞋匠 有時住, 有時不住。

少女 你今晚上一直睡在這裏?

補鞋匠 是的。

少女 那末告訴我——那少年來過沒有?

補鞋匠 他來過。

少女 該死! 什麼時候?

補鞋匠 大概剛一會兒。

少女 (怒) 真使人家冒火的來了又走, 老師傅。他怎麼說?

補鞋匠 他好像怪小姐不到這兒來。

少女 蠢極了——時間沒到哩。

補鞋匠 他說你遲了。

少女 我不遲。第十次舞剛纔完。

補鞋匠 不過他說是第八次舞後同你會面。

少女 第八次他昏了！明明是第十次。

補鞋匠 小姐，你不會記錯麼？

少女 我怎麼會記錯。

補鞋匠 好，那完了。

少女 我這一方面看來確實完了。他在這裏多少時候。

補鞋匠 我看剛好一覺的功夫。

少女 (柔和下去) 可憐的孩子！他做什麼呢？

補鞋匠 哼！他忙得很哩。

少女 他一個人麼？

補鞋匠 他也許是——也許不是。

少女 那個婦人同他在一起麼？

補鞋匠 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確有一位女眷來的。

少女 我早猜到了。她通晚陪着他。

補鞋匠 但是，小姐，他確實來會你的。

少女 (毫不動情) 他也許等我的。

補鞋匠 他因你不來非常難過。

少女 我準時來的呀。

補鞋匠 他難過……那女眷好像給他不少的安慰。

(詩人輕輕的走入，站着望住她，但是她太煩燥，沒有注意到)

少女 (驕傲的) 我——我也何嘗不難過。

詩人 誰敢使我的小乖乖難過？

少女 (驚着退了幾步) 喔！你在這裏！

(當詩人走近她的時候，她面呈笑容，但帶些怕色)

詩人 當然的事。你逃走了，可憐的我除了追你之外幹什麼呢？

少女 (害羞而喜) 你說假話，我不要聽。

(補鞋匠嘆一口氣，重復躺在樹下睡覺。詩人對着少女的眼和善的笑)

詩人 親愛的小姐，我不說假話。我真心的愛你。

少女 (直視其眼) 但是你怎麼會愛上像我這樣無知無識的小姑娘呢？

詩人 爲什麼不能？

少女 因爲你太好了。你的學問比我夢想到的還多幾倍。

詩人 但是你有一件東西，就是拿我所有的學問來調換，我也情願。

少女 (懷疑的) 我？我有什麼東西你要？

詩人 青春。我情願跟少年對調。

少女 (顫) 不要在我面前講他!

詩人 難道他使你難過麼?

少女 (笑着把真情藏起來) 對了。他丟棄我……你想我可憐麼?

詩人 我想他是傻子!但是究竟怎麼一會事?

少女 我們約定第十次舞之後在這裏會面,我舞完就來,那知道他已來過走了。

詩人 我意想不到天下竟有這樣傻人不等候你的。

少女 補鞋匠說我得罪了他。(動人的向詩人訴說)但是我什麼地方得罪他呢?

詩人 沒有……混蛋!

少女 (紅暈)但是還不止這一點哩。

詩人 什麼?難道他還有更壞的事麼?

少女 好笑!好笑!那個婦人跟他到這裏來的。

詩人 (囁嚅) 不見得罷。

少女 喔, 真的。那婦人討好他, 騙他, 引他走了——

詩人 真的, 呀……糟透了!

少女 可不是麼? 你沒有見她通晚的老是追着他, 引誘他?

詩人 (儒雅的) 我見的, 不過我希望你是不見的好。

少女 我怎麼能不見呢? 她簡直不要臉。

詩人 她年紀這麼大, 應該懂些。

少女 (譏刺的) 對呀! 你恨那老騷貨麼?

詩人 我喜歡年輕的。

少女 不要笑我, 我……我——

詩人 (很敬愛的執住她手) 我愛, 你難過麼? (她低下眼去, 他執住她另一隻手) 我

那裏會笑你。快把這些傻事忘了罷。你這樣一位美麗的姑娘, 值得爲他傷心麼?

少女 (舉眼看他) 你能明瞭我,我感激你。

詩人 我不懂他爲什麼對你這樣無禮。你訂婚了麼?

少女 唔,像……我們曾經立誓永遠不變心。

詩人 而現在竟丟棄了你去愛一個婦人——

少女 (妒忌) 老得夠做他的娘!

詩人 喔,唔,他倒底是小孩子,有人睬他便受寵若驚了。你倒底比他老成得多。

少女 我——我覺得我始終不變的。

詩人 他的行動總脫不了粗笨的孩子氣,你就不同。

少女 我希望你的話是真的。

詩人 相信我,姑娘,我不講假話的。你有年輕人的天真嬌艷,天仙般的輕盈活潑,中年婦

人的風度。

少女 (笑得很高興) 現在我知道你說假話。

詩人 那少年對你講過這些話沒有？

少女 我敢說沒有。他不懂得怎樣講咧。

詩人 好一個不懂事的孩子！這樣不可救藥的少年你不該傷心罷？

少女 （高興得很）決不傷心！（稍轉悲）我不相信幼年的愛情。

詩人 恐怕你的話對的。小孩子都是沒頭腦的東西。一下兒南，一下兒北——

少女 是的，一碰見女人就戀愛。

詩人 我的乖乖真聰明！不過呀，我們犯不着再費精神去講他了，要不要再去跳舞？

少女 （眼亮發光）我高興的。

詩人 好！我永遠跟你跳也不會厭的。你使我覺得還是個小孩子。

少女 （當他夾住她的手臂，引她下場）我不讓你有這種感覺。你減輕一天，我都不情

願。

詩人 （笑入她的眼裏）現在誰說假話？

少女 不是我。我不喜歡做小孩子。做大人有意思得多。

詩人 我的小仙女，你真有趣。

（他們去了，聲音也聽不到了，忽來一陣格格的笑聲，半響也低下去了。幕布下時，補鞋匠用顫聲唱道：

「愛情與我都很好，

直到一天「命」來了——

既美且勇又自由——

我愛與我就糟糕。」

場 三

〔時間〕 一星期後

〔景〕 與前同，不過神祕的月色已換了清冷甜蜜的夏天晨曦。抑制的笑聲可以聽

到，不一會便見詩人伴着婦人出來。他們穿着出行的衣服，詩人手裏拿着食盒和釣魚竿，兩人都像很快樂似的。進場時詩人放聲大笑，而她以手止住他的嘴，一面笑着。婦人輕點！如果那少年知道我在這兒，他一定會跟上來。

（他們面都向着前臺，婦人說話時，驚異的事出現了：少年的頭從樹後探了出來。他一眼釘着他們，面現怒容，不一會便不見了。）

詩人（幻想似的）我知道的比這個還要壞……

婦人（驚）那小姑娘？

詩人 唔！今天早上她一心一意要跟我去釣魚。

（他們互相望着，了解似的歡笑着。這時我們見少女躲在臺右後面的長草中，她站了起來，仔細看她崇拜的人，似乎還不相信他會變心。於是勃然而怒，不久仍躲入

草中）

婦人（坐倒在木上）我忍耐得再也不能忍耐了。

詩人 (亦坐倒在木上靠近她) 我也是。

婦人 記得自從碰見他們到今天剛好一個禮拜。

詩人 對的。他們就坐在這根木頭上。

婦人 (嘆氣) 唉，多麼長的一個禮拜！

詩人 我們起先是尋尋開心。

婦人 喔，是的，但是現在的空氣太熱烈了。

詩人 糟透了！起先我竟裝像個理想的詩人，後來就顧不得了。只覺得做了極粗鹵的事

——好像喫生葱，穿短褲。(向她瞟了一眼) 我愛，你真不相信我會有這樣大的花
樣哩。

婦人 (也瞟他一眼) 我不見得輸了你。我的眼睛……爲什麼你從來不講我的眼睛
怎樣的美？

詩人 你還不知足！你永遠不會享受像我做大人物時的那般榮耀。

婦人 喔，但是我的聲音！他說祇有那傻詩人會形容，他不能。

詩人 我能是能——只是算不得詩。

婦人 我還沒有見你寫出算得詩的東西。

（他們相對而笑，表示是熟識的老朋友）

詩人 我們是一丘之貉，

婦人 只是你向小姑娘求愛，未免太可怕了。

詩人 我並不向她求——然而那傢伙美是美的。

婦人 她確是可愛，你卻有意的逗引她。

詩人 神經過敏了！你不是在迷惑那可憐的少年麼！

婦人 瞎說，我只是待他好。他很可愛。

詩人 他確是個和善老成頭腦清楚的少年，現在給你一迷，竟變成獸子了。

婦人 （起立） 喔。這是你們男子——不論老少——都喜歡的。

詩人 (亦起立) 女人呢?

婦人 那是另一件事。這一個禮拜來興奮極了，我的花頭也玩夠了。

詩人 我玩那小姑娘也玩得夠了。

婦人 丟手罷。讓我們快些走，不要給他們找到。——

詩人 我也夠了。讓我們去找個舒服的地方—— (他們走時很快樂的談笑着)

婦人 (拿起食匣) 喫大葱——

詩人 (拿起釣竿) 穿短褲——

(他們去了，不一刻笑聲停止——靜得好像風暴快來時似的。長草堆裏鑽出少女來，急步的走向前臺來，同時少年從樹後跳了出來。現在的靜更靜了，因為他們一見猝然停止，眼鋒相對的注視着，從驚奇變為怒罵)

少女 (聲低而怒) 你在這裏?

少年 (譏諷的語氣) 你也在這裏?

(他們在下面的談話中滿是譏諷和恨毒。)

少女 我好像看見有人爬到樹後去!

少年 爬!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少女 我的事,不用你管!

少年 (自己一定不錯的神氣) 釘着詩人跑——臉都不顧了!

少女 當然,你是不釘人的,喔,不釘的!

少年 我的事不必你費心!

少女 喔,你講我是可以的,講你就不行。

少年 (蠻橫起來) 我沒有釘她。

少女 那末你爲什麼在這裏?

少年 你爲什麼在這裏。

少女 她迷你的樣子,沒有一個人不在笑你。

少年 (預備打架) 誰說的?

少女 問你對不對?

少年 如果那傻詩人說的,我要報讎!

少女 你不能。

少年 你們兩個都該看看顏色!老混賬!你讓他這樣引逗你,沒有一個人不在可憐你!

少女 (感動) 不用他們費心。

少年 又是一個可憐人,他們說。

少女 他們正是這樣說你。

(他們又相互的望着,半晌沉靜;再說話時都帶點羞澀,沒有以前的恨毒了)

少年 你聽見他們怎麼說——剛纔?

少女 個個字都聽見——我恨他們兩個。

少年 他尋你開心——

少女 她尋你開心。

少年 我不懂你怎麼會愛他這樣年紀大的人。他玩弄你……我早就知道了。

少女 真可憐，你竟不知道她在玩弄你。

少年 你逼得我這樣的。爲什麼那天晚上你不來會我？

少女 我來的，你同她走了。

少年 你遲了，我等得幾乎發狂，

少女 我不遲。你說的第十次。

少年 不——第八次，我們定的。

少女 我知道是第十次……無論如何，你該等一下。

少年 教我怎麼知道你會來的？你同那傻詩人跳了整夜的舞。

少女 我不懂你怎麼有工夫來管。我看你一刻不離的釘着那婦人。

少年 同她跳舞怎麼樣呢？我沒有失信。

少女 我也沒有——不過你走了，

少年 當然。我知道你把我忘了。

少女 你是永久不變心的。

少年 你呢？

（補鞋匠快樂的唱着歌由右首上場）

補鞋匠 （唱）愛情與我都很好。直到一天「命」來了——

（他看見這一對情人在熱烈的爭辯便止步，很伶俐的點頭）

補鞋匠 嘿！你兩個又在這裏了？

（他們熱切的轉身向他，求他同情。）

少女 老師傅，一禮拜前你不是聽見他說怎樣愛我麼？

補鞋匠 呀，他配你不錯。

少年 你聽見她——

補鞋匠 實在的，少爺。

少女 但是他變心了——

少年 她何嘗不變心！

補鞋匠 (搔頭皮) 現在你們可一定了吧？

少女 當然！那婦人……唔，你不是聽見他說聽一世也不厭麼？

補鞋匠 唔姆！我相信他說過的。

少女 好，他竟有一個禮拜了。

少年 你不是聽見他說那詩人是神仙麼？

補鞋匠 唔！差不多。

少年 好，她崇拜了一個禮拜了。

補鞋匠 鬧事的兩個人到那裏去了？

少女 (慚愧的語氣) 走了。

少年 (粗氣) 討厭我們了。

(他們現在都很傷心)

補鞋匠 丟你們兩個在後面吵鬧麼?

少女 (高聲的說) 可恥呀!他爲了那個不要臉的女人,變了心。

補鞋匠 好。現在,小姐,你說他變心,說過幾次了?

少女 (驚) 我不知道。

補鞋匠 (向少年) 你呢,少爺?你向她說了幾次?

少年 (面赤而怒) 教我怎麼知道?

補鞋匠 嘿嘿!免不了兩位都做了傻子——呀?

(兩人相視着很久,聽了陡喫一驚,眼光下垂)

少年 (粗聲) 說不定真的。

少女 (亦粗聲) 倒——倒有點像。

補鞋匠 我也這樣想。可是不知道那個傻得利害！

(分立着的一對情人心中頗不安)

少年 喔，我說——

少女 不公平。

補鞋匠 你們不知道罷——呀？

(他們重復相互的觀望，嚴重無助的吞了一口涎沫)

少年 (猝然自白) 唉，是的我做了傻瓜了！

少女 (也自白) 我簡直是個一百二十分的馱子！

補鞋匠 現在說話也不同了。

少年 我確曾像小狗一樣跟過她，說過許多不成話的話。

少女 詩人說許多不可能的話，我承認給他騙了。

少年 我知道她討厭我，我該死不該再釘她。

少女（聲低而怕羞）我也是。

補鞋匠 奇怪！我剛進來你們相對的咒罵。現在罵自己了。嘿！你們罰咒罷，說你是錯的，他是對的。

（兩人又相視，不過此時害羞而帶笑容）

少年（丈夫氣概）剛纔是我變了心。

少女 是我……我對不起你。

補鞋匠 給年紀比你們大的人愛上，倒是件怪有趣的事呀？

少女（深思）這不是玩笑的事。他把你眼矇了，腳舉起來了，重重的摔你一交。

補鞋匠 可是一禮拜前你還不知道哩。

少年 他把你吹得像汽球一樣，一爆裂，就完了。

補鞋匠 聰明極了——一個禮拜竟學了這許多！

少女（深思的笑）好在我們一同做傻子。

少年（答他的笑而笑）一對傻子。

補鞋匠 呀！同做小孩子，同做傻子，同做聰明的少年人。照我的意思，隨後什麼事情都該一起做。

少年（鄭重的）我們要的。

少女（笑）那樣最好了。

（她坐在以前第一次講愛情時的木頭上，補鞋匠坐在樹下剛好和她對面）

補鞋匠 一禮拜之前你們正像一對畫眉鳥坐在這根木上，計劃你們完美的小巢。

少年（也坐下來，但和少女隔離得很顯著）好像有一年了。

補鞋匠 這就是你跟青毛紅胸的青鳥做眉眼得來的。她比之畫眉鳥的棕色似乎是美

麗些——啊，少爺？

少年（羞答答的）她——看是好看。

補鞋匠 喔，是的，外表是不錯。你呢，小姐，你厭煩了畫眉的求愛，去跟了一隻老鳥。

少女 (面紅而心慌) 我——唔，他起先唱得還不錯。

補鞋匠 老鳥唱不正經的調子素來是好的。

少女 (柔和的) 現在我知道最愛聽畫眉的歌聲。

少年 (移近她一點) 講漂亮我也以畫眉爲最好。

補鞋匠 那因爲你們是畫眉。同類相愛異類相欺是天然的公理。畫眉配畫眉，松鼠配松鼠，少年配少年——老天便坐下來笑了。

少年 (更移近她，坦直的說) 但是那婦人——她以爲我跟她差不多同年。

少女 她在騙你呀。詩人比較聰明一點。他說我可以給他青春，他可以給我智慧，

補鞋匠 他給了你沒有？小姐，說說好聽是不興的。少年配中年，少年易老；中年配少年，中年易厭。世間無上的快樂是小配小，一起大，一起老。

少女 爲什麼他們不討厭？

補鞋匠 (起立很聰明似的看着她的眼) 因爲他們不會討厭——小姐，不會討厭。少

年的愛是不會厭不會老的，因為牠和青春是永遠不離散的。嘿嘿，我要走了。

少年（感激的）再會了，老師傅，你真有趣。

少女（坦直而誠摯）謝謝你，老師傅，謝謝你，因為——不論什麼。

補鞋匠 小姐，別客氣了。

（他們靜靜的看他下場。他專心聽他吹的口調，把包裹遺下忘了。少女的臉色忽然如逢故友的高興起來。）

少女 你聽見他吹的什麼調！

少年（也快樂起來，面上猝增光彩）我聽見的！

少女 這是「我愛——」（一笑而止，笑裏有點羞澀）

少年 正是這個！（精神貫注的看她眼睛——這在一星期來是第一次）「我愛，天亮了」

少女（柔和的）是的……我愛。

（猝然間他張手抱着她，她也樂意給他抱）

少年 (心滿意足的嘆一口氣) 我們都做了傻子——那小皮匠是對的。

少女 好像什麼人都可以替代你。

少年 或是你,我的寶貝。

(他們現在很靠近的坐在木頭上,他的臂圈住她,她舒服的倚在他懷裏)

少女 (思慮的) 我不妨講給你聽——我有時真討厭那詩人。

少年 何止討厭!兩天新鮮一過,就耐不住了。她一天到晚講男人,打牌,假裝這一類

東西,嘿,厭煩死了!

少女 這點算什麼?他有更壞的地方哩。他成天的講自己;講詩……他以為祇有他能做,

可是謊出來的,韻都還不調。

少年 糟糕! (笑入她的眼裏) 真可笑! (又轉嚴重) 你聽,寶貝,那婦人還有件糟透的

事。她——她……還是不講的好。

少女 (堅決的) 一定要講出來,我愛。

少年 (很小心的說,祇怕得罪了少女)她告訴我不相信結婚的。

少女 (驚跳)不會的罷?多麼可怕!(重又嚴厲)他——那詩人也不相信的。

少年 (兇暴)老混蛋!你怎麼會給他欺了一個禮拜?

少女 (嘆氣)我不願你知道,我那時多麼傻呀。你怎麼也釘了她一個禮拜?

少年 (也嘆氣)同樣理由。(抱她近來)但是,謝謝上帝,現在都過了!我們是相信結婚的,是不是。

少女 謝謝天呀,我們是相信的!

少年 (傷心)但是,唉!你想還有整整兩個年頭纔能結婚哩。

少女 (卻高興)那不要緊。從此之後,我們永遠不要變心。

少年 我賭咒不變心了!

少女 我們從此一天愛似一天。

少年 (快樂的)讓我們講講那小家庭……

少女 補鞋匠稱牠爲小巢。

少年 那人實在有趣……（眼有光彩）小巢……我喜歡這個名字。我能夠想得見——

少女 （眼半閉）我也能看見那是天亮的影子……

少年 小鳥都在啁啾的叫。

少女 是的，畫眉鳥——

少年 當然，畫眉鳥。

少女 我覺得在葡萄藤裏有他的小巢——

少年 是的——在屋簷底下。

少女 你能聞見那花香麼——金銀花，是不是？我愛呀，這不是奇怪而可愛的麼？

少年 （偎倚過來）我能想更可愛的東西。

少女 （因他眼光逼得太利害，不免有點害羞）我的親親，什麼呢？

少年 我站在你的窗下，擡起頭來，叫着你——「我愛！」

少女 而我當然出來回答你——「是，我愛！」

少年 你站着好像一幅圖畫……葡萄籐做你的鏡框……

少女 (和順的) 但是告訴我——你爲什麼叫我?

(此時補鞋匠回來取他的包，但是他們倆一心貫注在相愛，竟不見他拿包。補鞋匠站着用最幻想的態度看着他們)

少年 因爲畫眉在唱歌……並且我愛……

少女 (她正直的眼光此時溫和而美) 是的……我愛?

少年 天亮了——

(補鞋匠格格的笑了出來，但是他們並不聽見幕布便於此時漸漸下落)

——幕——

〔附註〕 此劇是根據 Adelaide C. Rowell 的一篇短劇改譯而成的。

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版

劉三爺

實價大洋五角
(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寄費)

不許翻印

著者 顧仲彝

發行者 開明書店

排印者 美成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九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

分售處

北平楊梅竹斜街
廣州惠愛東路
瀋陽鼓樓北

開明書店

新書店經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1348B



廣州市新华书店		上海舊書店	
册数	1	397	册数
书日	部	0.40	书
上海图书馆		0.40	